

血海潮

瘦鷓



上海新華書局出版

提倡國技
武俠專書

情節
離奇

內容
曲折

南北奇俠傳

全書洋裝
四大厚冊
精裝一匣

姜俠魂

總慕

揚哩因

眉批

黃退閣

評點

三山五嶽的劍仙俠客。四海九

州的英雄好漢。現身說法。個

個登臺。說不盡飛簷走壁。絕

技。書不盡驚天動地的事實。

一經寓目。能使閱者眉飛色舞

。精神奮發。

目價

定價 三元
特價 一元
五角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潮海血——

第十三回

山海關英雄落海

北京城胡虜定京

第十四回

吳降將破鏡重圓

范金龍孤舟聚義

第十五回

秦淮河羣彥娛聲妓

維揚郡連翩謁名公

第十六回

侯公子慷慨答軍書

劉孝廉寂寞商歸計

第十七回

棲霞山傅大福剪徑

紫金橋卓九郎捕蛇

第十八回

禿道人斷凶遭凶

李嘯雄避難遇難

第十九回

肆淫威血濺揚州

慟忠烈淚灑許浦

第二十回

羅三娘負骨尋母仇

劉向臣焚廬殉國難

第二十一回

李策削髮走閩中

呂鳴擊眷居岡上

第二十二回

李頭陀巧遇米夫婦

霍一龍浪進黑林郎

第二十三回

衛世昌水劫福山船

霍一龍火燒白圭寺

第二十四回

呂不平結衆守深窰

羅三娘救孤走南昌

第二十五回

峭壁峯處士留女俠

象山港海販擒壯夫

——卷二——
——回目——

武俠歷史小說
血海潮 卷二

泗水漁隱著
許嘯天評

第十三回

山海關英雄落海 北京城胡虜定京

話說魏博霍海自得劉向臣書信。投來這裏。忽忽兩年。二人一心想殺賊立功。却只在帳前做個守衛。掙扎不得。兩個不時間埋怨着。當日吳三桂奉旨進京。在田畹家接取陳圓圓時候。霍海便道。俺皇上也失了眼。這廝戀着娘們。也不像是個做事的。俺們走罷。魏博道。霍兄且住。俺們如今那裏去。且得在此。好歹安身立命也罷了。終不見

一輩子這般便休。二人又住下。跟着吳三桂。重來山海關。看看吳三關。並不往前攻打。霍海又着急起來。與魏博道。跟着這個主帥。一輩子也不發跡。這廝白吃着皇糧。只是消遣。我住不得了。魏博道。霍兄。且耐一耐。這個去處。比不得尋常。卽是俺們要走。不得元帥號令時。便叫做逃兵。被他拿着。性命一條。不是耍處。亦且俺們無處去。只得且住了。自此兩個雖在吳三桂帳下。心中一日過一日的不安。忽一日。猛聽得京師落陷。皇帝縊死。只道如此。少不得要宵夜進兵。殺個痛快。那知吳元帥又不動。霍海魏博。一發忍不住。後來見他設先帝神位。全軍縞素。二人私議道。這回恐怕是要發作了。那知兵到山海關。忽又紮住起來。聽說道。去北轉借大兵。不幾日。北軍果來。只見吳

元帥。跪伏投降。且把髮先來剃了。號令兵士。一律薙髮投清。霍海大怒。魏博道。如今只得走了。霍海道。走甚麼。且把這廝殺了再說。別說我是造反的。這等廝們。留做甚麼。魏博一把拖住道。霍兄。快住口。別要做聲。霍海道。老爺這一顆腦袋。砍了不打緊。要老爺剃髮時。除非天倒地覆。眼見得明日都要剃了。還等做甚麼。殺了這廝也快活。魏博道。霍兄。我也是這般想。只怕近不得。霍海道。你去不得。我去得。魏博只怕霍海亂闖出來。連連道。霍兄。這個不好造次。白白丟了性命。何益。俺們且商量着。你別做聲。夜來俺便下手。霍海道。你但做得下時。我與你爭甚麼。於是二人暗地裏商量。決計昏夜行刺。魏博穩往霍海。教他不可露色。霍海也知魏博比自家高強。由他去了。到夜來。

一輩子這般便休。二人又住下。跟着吳三桂。重來山海關。看看吳三關並不往前攻打。霍海又着急起來。與魏博道。跟着這個主帥。一輩子也不發跡。這廝白吃着皇糧。只是消遣。我住不得了。魏博道。霍兄且耐一耐。這個去處。比不得尋常。卽是俺們要走。不得元帥號令時。便叫做逃兵。被他拿着。性命一條。不是耍處。亦且俺們無處去。只得且住了。自此兩個雖在吳三桂帳下。心中一日過一日的。不安。忽一日。猛聽得京師落陷。皇帝縊死。只道如此。少不得要宵夜進兵。殺個痛快。那知吳元帥又不動。霍海魏博。一發忍不住。後來見他設先帝神位。全軍縞素。二人私議道。這回恐怕是要發作了。那知兵到山海關。忽又紮住起來。聽說道。去北轉借大兵。不幾日。北軍果來。只見吳

元帥。跪伏投降。且把髮先來剃了。號令兵士。一律薙髮投清。霍海大怒。魏博道。如今只得走了。霍海道。走甚麼。且把這廝殺了再說。別說我是造反的。這等廝們。留做甚麼。魏博一把拖住道。霍兄。快住口。別要做聲。霍海道。老爺這一顆腦袋。砍了不打緊。要老爺剃髮時。除非天倒地覆。眼見得明日都要剃了。還等做甚麼。殺了這廝也快活。魏博道。霍兄。我也是這般想。只怕近不得。霍海道。你去不得。我去得。魏博只怕霍海亂闖出來。連連道。霍兄。這個不好造次。白白丟了性命。何益。俺們且商量着。你別做聲。夜來俺便下手。霍海道。你但做得下時。我與你爭甚麼。於是二人暗地裏商量。決計昏夜行刺。魏博穩往霍海。教他不可露色。霍海也知魏博比自家高強。由他去了。到夜來。

看看人靜。那些兵士見得清軍大兵借到。都放下心。呼呼地睡熟了。睏得如豬獠一般。人事不知。二人那裏睡得穩。魏博早便匿在帳下。靜靜守候。霍海一連幾次爬起來。聽聽沒響動。心下着慌。魏博在帳下聽了一時。閃將入來。先便故意嘆口氣。探探吳三桂睡熟不曾。那知吳三桂正在床中想念陳圓圓。聽得發嘆。喝問是誰。魏博這一嚇。不小。連連跳出。早被吳三桂覷着一條人影。魏博要躲時。只見吳三桂剔亮燈兒出來。魏博見了不妥。只得暗地伏下。等得吳三桂回入帳時。却待閃出。却被撞見。當時魏博急極智生。便把話混過了。心內還是七跳八跳。急急來至下處。推起霍海。兩個說些話。看得帳外睡着多人。只怕發露。二人商量下。便來帳後僻靜處坐下。只見淡月疏

星照得全營似畫圖一般。霍海道：「怎麼不濟。」魏博重述了一回，說道：「合是這廝賊星高照，不知怎的，到得帳下，只是發怔。」霍海道：「我去不管他，你忒仔細，好歹殺一場，便殺不了時，鬧一場也好。」與他嘆甚麼氣，倒不是叫他醒來。霍海說罷，更不打話，托地起身便走。魏博着急，連連趕上。霍海直頭直腦，只顧走來，剛剛到帳前，冷不防前面來了。一人兀自嚇住，舉目看時，星月下，却認得是傅士澄。二人相顧失色，做聲不得。只見傅士澄拉住霍海，拖回頭來，重到帳後。魏博也就趕來。傅士澄打量四周，沒人，問道：「你們兩個做甚麼？」二人說不出話。傅士澄道：「我看你們兩個，着實有肝胆。兩年來，我都看在眼裏了。怎麼不知老實對你們說。這裏再住不得了。眼見得明日都要剃髮。我生

爲大明人。死爲大明鬼。士可殺。不可辱。趁天明便走了。你們却做甚麼。有話但說無妨。霍海道。那不是我們一路。我只看不得。殺了那廝便休。傅士澄失色道。却動不得。他手下多少猛漢。枉自送了性命。亦且他是個武舉出身。着實有武藝。夜來也是戒備。雖則睡了。只怕不會睡得。魏博道。傅先生這話是了。俺們但跟這傅先生走。不差。於是三人商量些話。仍各歸下處。收拾些衣服。打了包裹。一時完畢。等看天亮。霍魏二人。各背了包裹。傅士澄領頭。出營門來。守兵上前問話。傅士澄道。奉主帥號令。前去清營投書。你等好自看守營寨。休要大意。守兵認得都是帳下親近人。那敢阻擋。三人便大踏步出營。投向小路來。走不到五七里路。早見一輪紅日。自海濱上來。傅士澄叫聲。

阿呀。原來慌忙起程。走錯了路頭。却來到這海邊。三人正躊躇着。只聽得後面一聲喊起。一大隊人馬。潑風也似追將來。三人只叫的苦。不知高低。原來吳三桂夜來見得人影。心下抱着鬼胎。一夜不曾合眼。寅卯時分起來。便傳問帳下隨從待衛。却不見霍海魏博兩個。接着有人報說。傅士澄走了。吳三桂立令傳問守兵。守兵告說原委。吳三桂大怒道。誰敢違吾軍法。當發下人馬。追捕三人。獲到斬首示衆。部將得令。四處巡邏。却見三人逃來海濱。不由大叫大喊追將來。三人看看前面是海。後面追兵將到。再沒理會處。只得疾轉左邊小路奔逃。望見一座林子。沒命地竄入來。那裏更逃得快。後面馬隊似流星般馳到。早見六七騎馬兵。已在眼前。三人叫苦道。早知是如此。便

在營中殺鬧一陣也罷了。如今倒死在這裏。好不甘休。三個眼睜睜束手待斃的當兒。只見一道光寒凜凜似劍一般射到那馬兵上。馬兵立時翻下馬來。早見兩三匹馬倒斃在地。那馬兵掙扎起來。返身便逃。後面人馬都着了慌。紛紛後退。發聲喊都逃去了。三人見得如此模樣。不知何故。心內暗詫道。天可憐見扶助俺們。脫了這道艱險。三人回顧頭來看時。只見松樹下站着一個和尚。也不知那時來的。魏博一看。這和尚好面善。思量起。却是那年自蘇州赴杭州時。市船上相遇的癆病和尚。魏博撲下身便拜。口稱師父仙人。傅士澄霍海。正詫異這和尚來得稀奇。生得又古怪。見魏博拜了。都拜倒在地。魏博道。俺們這性命。便是這師父救來。那和尚打個問訊。扶起三人。

說道。你們待走那裏去。魏博道。小人正是沒去處。望師父指引則個。那和尚道。關內大兵重集。走不得。那面是韃子軍營。路路有人盤查。只得且投海濱。我與你指個去處。三人聽說大喜。隨着和尚行來。於路魏博問道。小人自那年市船上見了師父。一向繫念在心。今日且喜相見。不知師父是那個上刹掛搭。不敢動問法名出處。那和尚道。衲曾在崑崙山陀羅寺出家。長老與我起個法名。喚做精一。現在沿門托鉢。無一定去處。前月來遊長白山。只在此間閒走。今日路過這林子。以此得遇。三人道。今日若不是師父。俺們三個。早是性命丟了。師父定不是凡人。那和尚道。小試其技。不足爲道。魏博又問前日市船上。聽得師父叫我渾名。正是納罕。不知師父如何得知。那和尚道。

你不在山西販馬麼。那時也曾見得面來。魏博道。小人愚蠢。却是不知。魏博等三人。隨着精一和尚走海濱來。約莫也有三五里光景。只見精一和尚道。且在這裏坐一會。三人依言來海岸上坐地。正對着一片汪洋。滔滔汨汨。無邊無涯。但見遠遠地帆檣來往。日光映照。波濤似金。三人觀覽海景。各自欣慰。却不知這和尚作何道理。約坐了半個多時辰。只見精一和尚立起身來。望着海中。長嘯一聲。但聽得洪鐘一般。似白浪走空。海水沸沸地遙應起來。霍海想道。這個和尚。那裏像個人樣。只當是殭尸一般。不道他這般奢遮。正設想間。但聽得精一和尚道。來了來了。只見大海中。一隻帆船。衝浪拍濤過來。移時近岸。只見船頭上一個瘦黃老兒。手中提着撐竿。高叫道。師父想

不到是你來這裏。精一和尚與魏博等三人道。這個老兒名喚范老七。你們搭他船去。任憑到那裏。與他說是了。三人疊疊應聲稱謝。精一和尚與范老七道。我有三個客人。託你帶去。好生看顧。一切不計。范老七應道。師父。你的客人。還用得這樣說麼。交與我便是了。范老七一面說。一面把撐竿撐着船旁。打量一會。與船上火伴道。泊得泊不得。那火伴道。那裏泊得岸來。這裏水淺。只有如此了。范老七道。三個客官下船來。走得走不得。傅士澄打一看時。只見離岸約有丈多開闊。那裏便走得過去。只聽霍海道。有甚麼走不得。說着。蹲身只一跳。早跳到船頭。魏博與傅士澄道。傅先生難得走。小人背負去。魏博解下包裹來。精一和尚接取道。這個交與我。魏博俯下身。駝了傅士

澄。傅士澄死命抓住魏博。魏博聳身一跳。兩個也跳到船頭。只見精一和尚在岸上叫道。包裹來了。范老七應聲道。交與我。范老七把撐竿提上。精一和尚正把包裹擲過來。必端必整。掛在竿頭上。衆人都笑起來。傅士澄看得呆了。三人在船頭拜別精一和尚。陸續入艙來坐地。范老七與火伴把船推開。駛向海中來。三人再回頭看岸上時。早不見那和尚。但聽得耳邊波濤滾滾。正不知打從那裏去。這且按下。接說吳三桂派下一大隊人馬。追捕三人。到得林子前。不知怎的。馬倒人落。一時着慌。紛紛逃回營來。告稟吳三桂道。我等追到林子下。看看三人都在前面。將快追及。不想一道寒光。似劍般射來。我等眼目皆昏。登時三匹馬倒斃了。兵馬驚仆在地。幸喜不傷。以此追拿

不得只得回來。吳三桂怒道：「胡說！喝令拖下，重打四十棍，號令全軍。如有逃奔，立即斬首。」衆兵士個個驚寒，那敢噓氣。即日與衆兵剃髮，全復了一個清軍。忙忙與睿親王商量進兵。兀那睿親王雖則看吳三桂如此聽順，只爲洪承疇前次說降，多少波折，便心中懷着鬼胎，還防吳三桂暗中有計，便令他先鋒進兵，以白布師肩爲號，又派馬步兵一萬，交與帶領。寶骨子便是監察他，只怕有意外之變。那知吳三桂爲着陳圓圓，早拚下一命，滿口應命，奮勇前進。當日吳三桂率領全軍，直入關來。清軍隨在後面，陸續進兵。正到關下，却遇了李自成二十萬大兵，自北山至海，列成橫陣。睿親王便命白海列陣。吳三桂列右翼之末，一聲戰鼓，兩下併殺，血肉相搏，刀鎗亂鳴，殺得似風

狂海沸。李自成雖有大兵。那爭得吳三桂拚了性命而來。當下敗退。吳三桂乘勢直進。清軍一路趕上。李自成登高望時。只見後面紅纓韃子。似蠶蛆一般。密密捲來。不由心中一慌。軍勢搖動。急忙下令倒退四十里。一面吳三桂越發乘勝攻打。殺得李自成全軍大敗。遁走永平。李自成曾將吳襄一家帶在營裏。卽命推出盡數斬首。掛在永平城頭。星夜退回京都。當時把京中金銀財帛珍珠寶物。一車車載往西安去。這裏吳三桂兵馬與清軍一路急追。長驅直入。漸逼京都。李自成得報。傳點衆將。次日西行。便把九城門樓。都放起火來。燒了一日一夜。早將個錦繡帝都。變做了殘破荒城。李自成一去。吳三桂便引了清軍入京。那北朝睿親王。倒托了陳圓圓的福。跟了吳三桂。

平步安祥。入到中國京城。來至內殿坐下。當時在京官吏。只聽得說。吳三桂奉了東宮太子來即位。都慌忙得來朝見新天子。及至殿前。抬頭一看。乃是一個紅纓帽兒。方袖黃馬褂。四開口的箭袍。拖着長辮。穿一雙薄底皂靴的。韃子監國攝政王。早見旁邊一羣紅頂補褂的衆韃子。內中吳三桂。穿着中國將服。拖着辮子。亦列在班次。不由你不拜。大家胡亂跪下。齊稱萬歲。就此滿清愛新覺羅氏入了中國。這是崇禎十七年五月間的事。那睿親王看了中國朝政。如此之繁。委實弄不清楚。只得請教洪承疇。六月。便令洪承疇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機政。於是革故訂新。重制典章。都由洪承疇一手規劃。到了十月。睿親王迎接順治帝入京。自此

定都北京。自有一番新氣象。不必細表。但說吳三桂一到北京。百事不問。就將部將四處找尋陳圓圓。那些將官沒頭沒腦。滿城尋遍。那裏有甚麼影子。只急得吳三桂鎮日價暴跳。畢竟看吳三桂找尋陳圓圓不曾。且聽十四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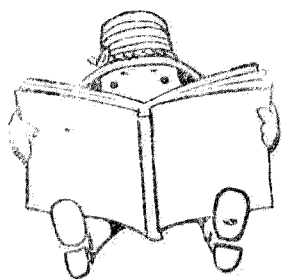
精一和尚現身說法。已見於前十回。至此方敘得一半來歷。可見出一劍俠。甚非容易。近見諸說到處飛劍。非獨不成文字。亦且不近情理。

范老七如此出場。非意料所及。其爲人也。與精一和尚近。可思過半矣。

順治帝之有天下也。永福宮妃爲之謀。多爾袞之入中夏也。陳

圖圓爲之起。因有此兩女子。而滿清入主。此之謂淫威。作者蓋
口誅筆伐深矣。孰謂稗史無經義哉。

血海潮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吳降將破鏡重圓 范金龍孤舟聚義

話說吳三桂引領清兵。打入北京。就只爲陳圓圓一人。如今李自成西奔。京都得手。眼見得京中。除了滿州親王以外。就算吳三桂是個有聲勢的了。如何不雷烈風行。去找陳圓圓呢。先便派了部將。去搜查劉宗敏舊宅。那知入內。空空如也。問明旁隣老百姓。有知得的道。這家姓劉的將軍。早把全家老小。送得遠遠地去了。那裏還有甚麼姑娘在裏頭。部將回來。稟告吳三桂。吳三桂又發下四處找尋。不論那裏。但有家眷的。都查問一過。當時部下千總把總。遣發兵弁。四下

里查詢。紮得滿城都遍。那京中老百姓。見了這些新剃頭皮的兵弁。不倫不類。先嚇得不敢說話。又且吃過李闖王的虧。良家婦女。不曉被姦淫的多少。又聽得說東城西城。被韃子兵強姦的也不少。因此家中便有婦女。也不肯說出來。那些兵弁。那裏去查。只是白忙着一遭。回報沒有。吳三桂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思量沒法。忽一日。門吏報道。轅門口有個老兒。說是正陽門外開豆腐店的楊興。定要見王爺。有話告稟。小人問他。不肯說。吳三桂道。胡說甚麼話。問了明白。直這般不懂理數。門吏退出。移時。又來回道。這楊興。只不肯走。說是王爺家人。有物面呈。吳三桂想道。也許昔日在京。留下家人。亂後散了。今來找我。吩咐門吏。且把他帶進來。門吏轉身出去。帶了楊興進

來看時。却不認得。只見楊興跪下地。自懷裏掏出一塊玉來。呈上吳三桂。吳三桂隨叫左右接取。看時。是一隻羊脂白玉的蝙蝠。猛然記起先時賜與陳圓圓的。不覺一驚。連問楊興。你這玉器。自那裏來。楊興道。陳沅小姐叫小人送來。吳三桂起身問道。他如今在那裏。楊興道。便在小人家中。吳三桂大喜。問明原由。當卽派人隨楊興接陳圓圓去。原來陳圓圓自李自成陷落京師。被劉宗敏搜獲在家。陳圓圓當時聽得換了新主。劉宗敏是個新手。手下的大將。如何不湊奉。便一般伏伺。吳三桂的伏伺他。又怕性命不保。少不得一發戀媚。誰知劉宗敏倒是個大刺刺的。不在女色上面。聽陳圓圓唱的崑曲。吳腔。又不懂得。當初看了歡喜。過後也覺不得多麼好處。便與家中侍姬

一般看待。不甚希罕。陳圓圓這時。便想得吳三桂是好的了。心內時時掛着吳三桂。又不敢露出形色。不多幾日。劉宗敏統軍出征。漸聽得說。吃了敗仗。及李闖王由永平逃回京師。一夜之間。搜刮財物。惘惘安頓。劉宗敏也揀點家務。準備西奔。陳圓圓探得吳三桂借了清兵。直逼來京。乘機哀求劉宗敏發放。劉宗敏正自安排家計不迭。也就應允。以此陳圓圓得全性命出來。誰知這時李闖王放火殺人。鬧得正緊。滿街逃難的。老少男婦。不知其數。陳圓圓雜在衆人叢中。一仆一顛。逃來正陽門外。却遇了這開豆腐店的楊興。看陳圓圓這副姿態。只道是禁苑宮女。便留他到店。在內住下。陳圓圓不時託楊興打聽吳三桂那亂荒荒時候。便京中官員。也不知早晚的事。楊興如

何打聽得着。過後清軍入京。一路傳說吳三桂投了韃子。請得韃子來做皇帝了。陳圓圓教楊興打聽得果然實了。因此解下身上羊脂白玉蝙蝠。囑付楊興一番話。教他面投吳三桂。當時吳三桂問明楊興備悉來由。立卽派人接了陳圓圓回來。一面重賞楊興。兩下相見。悲歡交併。覆水更收。破鏡重圓。自不免無限情緒。何消細說。後來太倉人吳梅村諱做偉業的。便是上回書中所說張西銘的同鄉。也是個進士出身。曾做了一首圓圓曲。便爲這陳圓圓而作。但他是個清朝詩人。那敢直說。不必提他。如今且說傅士澄魏博霍海三人。自得精一和尚指引。來至范老七船中。三人入艙。放下包裹坐地。看艙內時。只堆着貨物。並無他客。但見有十幾個火伴。在船頭船尾照料。范

老七見三人坐定。放下撐竿。也自入來。叫火伴先端了茶來。與三人吃了。問吃了早飯不曾。這里現成有飯。又叫將酒來。移時。火伴端上一桌酒飯。放在艙中矮桌上。都是魚肉鷄鴨海味之類。范老七讓三人依次坐下。各斟了酒。勸了一杯。問道。三位客官。貴姓大名。三人說了一遍。范老七又問道。三位却待去那裏。三個聽問。你看我。我看你。都答不出話來。還是傅士澄道。不瞞你老說。我們正是逃難出來。如今究去那里。尙待商量。不知你老這船。來往何處。范老七道。若說我這船。自營口開起。直到廈門。山東。江南。浙江。福建。這幾省地面。所有海口。大半經過。你們想去那里。但商量好了。與我說知。都可送到。傅士澄道。如此最好。你老這船。看來都是裝貨物的。須得多少時日。能

來回一次呢。范老七道。也算不得時日。一來風色不同。二來貨物裝運有多少。這長長的海道。一年也能得走幾次。近年好久不上營口來了。就靠江南省沿海一帶走走。也不能一定。難道精一師父。不會說起麼。博士澄道。不會說。范老七道。你們如何跟他來海岸。博士澄便將在營裏如何出來的話。說了一遍。范老七道。你們因何認得他。魏博便說由蘇州到杭州時候。在路遇他打救。也從頭述了一會。范老七笑道。原來如此。一面勸三人飲酒。一面又道。這個和尚。難得遇着他。你們與他。亦是有緣。霍海道。是甚人。這般猥獩。却這般能耐。范老七道。說起他。俗家是貴州人氏。原姓何。向在崑崙山陀羅寺出家。自小學得好武藝。得陀羅寺長老無法上人。傳授劍法。長老圓寂。盡

將衣鉢傳了與他。深得吐納運氣之道。乃是當今第一流劍客。爲他腦門上有一搭紫紅疙瘡。江湖上喚做血崑崙的便是。只因他一不爲名。二不爲利。知得他的。見不着他。見得他的。又不識他。以此人都不知道。便是我與他相識。也有七八年。方纔新近兩三年。曉得他的來歷。如今世間上。那裏有像他的。傅士澄道。他大約與你時相見。范老七道。也有一年多不見了。傅士澄道。怎麼知道你這條船。要從這裏過。却教我們在岸等候呢。范老七道。我這條船。一路都有人在海口上招攬。但凡曉得我的。去那裏一問。便知道。若是識得水路的。也算得。這個不足爲寄。你不知道。這個和尚。他不但深熟劍法。却懂得奇門遁甲。頗知天上風雲起沒。亦且會飛身走雲。但看你們被那

兵馬困在林子裏。他如何能知道。立刻救得過來。便是有這般能耐。傅士澄等三人聽得都呆了。霍海道。那不是人仙了麼。范老七道。差不多便是劍俠。他渾身都是精氣神。所以他的身軀一發乾癟。但把這軀殼脫了。便是人仙了。我在海上。着實遇見些奇人。只是像他的也少。傅士澄道。他畢竟住在那里呢。若還我們要找時。何處找他。范老七笑道。他那裏有住處。天邊地角。只是沒處找他。聽說他每年登崑崙山一次。也不知是甚麼時候。你若有緣。早晚遇得他。沒緣時。一輩子難想會他。三人聽說。各自納罕。一時酒飯都吃了。范老七叫火伴收拾飯菜。燒茶與三人吃。夜來安疊床鋪。船中各事。十分舒齊。三人感謝不盡。時當五月。天氣正熱。但在船上。海風大來。鎮日價嘯號。

如虎。只覺得清涼似七八月天氣。毫不畏熱。船行一晝夜。次日將晚。也不知到了甚麼去處。忽然在海邊停了。三人正在猜疑。只見三四隻沒篷小船。過來。船上都載着貨物。用麻袋裝了。隨見小船裏兩兩三三。共閃出十幾個漢子。跳上船來。與范老七打話。都是些水路上切口。三人聽得却懂得不得。只見那十幾個漢子。各把船上貨物。都搬了上來。安置在范老七船中。說些話。自把船搖開去了。范老七方叫火伴開船。向晚。黑雲四起。星月無光。范老七在船頭上。看看天色。道。快把帆收了。大家當心。立刻就有大風。船伙聽說。慌忙下帆。把船儘駛向海中來。不多時。只見一陣颶風。豁刺刺捲海而來。掀得海浪有一丈多高。那船似播芝麻一般。七斜八歪。顛倒在駭浪之中。浪水都

潑入艙中來。看看將沉。傅士沉三人。嚇做一團。不敢則聲。只見范老七把着撐竿。在船頭上走來走去。却似沒事人一般。約過了一個多時辰。漸漸風平。浪也靜了。范老七教將船駛向海邊來。走不多遠。只聽得一陣唿哨。海面上火把亂明。五六隻小船迸將來。早見十幾個漢子。挺着快刀。跳上船頭。魏博霍海看了不是頭路。霍地起身。正待抵敵。只見范老七不慌不忙。探出頭來罵道。你們見了甚麼鬼。瞎了眼烏珠。也不是這般烏亂的。衆漢子聽說。看了一看。叫道。該死該死。這是范爺呢。我們只道是京船。却這般冒失。快走快走。與范老七道。范爺驚擾說罷。各自跳入小船。飛也似散去了。霍海魏博看在眼裏。想道。這個范老兒。也是個脚色了。只聽范老七道。客官休怪。這些廝

們着實是徒子徒孫呢。傅士澄聽了。先自吃了一大驚。原來這范老七。單名備。排行第七。祖藉廣西桂林人氏。自小慣得水上生活。向隨南安人鄭芝龍。在海島裏做私商。爲他面黃身瘦。浪來浪去。長年在海上勾當。江湖上起他一個外號。叫做旱地金龍。他這條船。名爲裝運貨物。其實便是沿海一帶與同黨往來通聲氣。一路上都有伙伴。隨多隨少。但幹得買賣時。便來送與這范老七。若還有人缺些動用時。范老七也便隨時發放。以此沿海一帶。自營口起。直到廈門。凡在水上朋友。都知得這范金龍。是條好漢。却是他如此鑽營爬羅。家裏依舊窮的沒計較。但有些銀錢。都分與火伴去了。以此人稱他做旱地金龍的。便是說他這條金龍。只在旱地上。却不曾得着些水。卽是

誇贊他是個義氣漢子的意思。當下范金龍打量三人都有些着驚。便把自家來歷說了一遍。霍海跳起身道。我在延平府時。嘗聽得人道。旱地金龍好義氣。原來就是你。那處江湖上朋友。誰不稱道。我也一向想會你。却被官司害了。把我發配在杭州。不道如今在這裡相會。怪的好本領。范老七道。霍大哥休得如此贊揚。多承江湖上朋友抬舉。老兒只担個空名。魏博道。俺們也識得貨的。便不是人家稱揚。俺們也看得是了。范老七道。二位一向在何處。魏博道。休說起。一事無成。到一處。只是犯罪。霍海道。犯罪不打緊。便是有氣力。沒賣處。霍海魏博隨將如何。在杭州相遇。如何犯事出走。如何遇了劉向臣。投山海關來。說了備細。傅士澄聽說這般來由。捏着一把汗。問二人道。

我的恩師劉先生。與你們別後。却去那里。霍海道。誰知道他。他僱了一隻船。停在獨樹鎮。我們急的上路。又沒問他。魏博道。如今俺們待去那里呢。也得商量妥了。霍海道。便隨着這范老去廈門也好。管他到那里。只要有事做得。魏博道。傅先生意下如何。傅士澄道。目今流寇攻陷京師。吳三桂投順清軍。正待入關。誰勝誰負。我們在大海中間。也就不知。看來河北一帶。難有安身之處。我想起來。只有這一個。人。我們可去投他。此人姓史。名可法。字憲之。號道隣。是個進士出身。原藉祥符人氏。當初天啓年間。魏忠賢殺害六君子時候。他有個先生。是個桐城人。姓左。名光斗。字遺直的。亦在其內。被魏闖黨徒田爾畹許顯純。興了鎮撫司獄。把左遺直等六人。用了五種毒刑拷掠。那

五種毒刑。喚做一槓。二鐐。三棍。四拶。五夾棍。打得六人筋骨盡脫。面額焦爛。那時都懼怕魏忠賢勢頭。誰敢向牢門前探探頭。却是這史道隣。捩擋得幾十兩銀子。情懇牢頭。扮做掃糞的。入內探看左遺直。倒被左遺直罵了一頓。說朝政敗壞至此。你如何這般輕生冒險。倘被姦人陷害。怎生得了。當時史道隣只得啞聲兒忍痛出來。你看這人是不是有血性的呢。如今這史道隣已升了兵部尙書。我在關外時。聽說他督師勤王。駐兵浦口。正在馳檄各鎮。目今皇上殉國。清軍入關。他必然有一番作爲。我們不如投他那里去。却是穩便。范老七道。我也聽得說。這個史可法是個正人君子。魏博霍海道。這麼最好。我們便投浦口去。范老七道。你們若要去浦口時。我只得送你們到。

長江口子。或者在北潮河換船。魏博道。還是搭長江船的穩便。於是三人計定。只等船到長江口。即便換船投浦口。欲知傅士澄等三人如何尋投史可法。且聽十五回分解。

此回爲承上起下文字。一、結束陳圓圓之事。二、敘出血崑崙。三、敘出范金龍。四、帶叙鄭芝龍。五、楔出史可法。六、映叙傅士澄。如此細瑣文字。一筆寫來。無絲毫脫線處。豈尋常作者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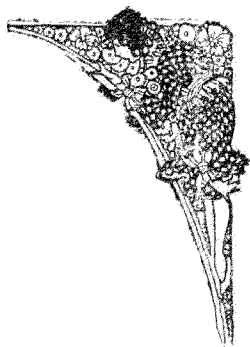
以吳梅村圓圓曲結陳圓圓。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楔出史可法。

寫范老七。另是一副筆墨。由其外號旱地金龍。聳動一筆。便抵得無數譎頌文字。因知范老七之爲人。血崑崙相交於前。霍海

稱揚於後。不待衆人美其混名。亦固綽綽然有旱地金龍之勢矣。

蝙蝠鼠首而鳥翅。所謂首鼠兩端者。是以吳三桂事二君。而陳圓圓事二夫。故曰白玉蝙蝠。作者不肯隨意下筆。如此。

血海潮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秦淮河羣彥娛聲妓 維揚郡連翩謁公名

話說傅士澄與霍魏二人。趁范金龍行船沿海過來。約有兩月光景。三人思量去浦口投奔史可法。這日船到長江口子。范金龍道。此去崇明島不遠。我與你們雇一隻船。不勞你們破費。直去浦口。便是。三人一連稱謝。范金龍在船頭上。招呼崇明島旁邊船戶。說些話。登時一隻江船搖過來。范金龍道。勞你去浦口走一遭。與我送三個客官去。好生管顧。一切不計。那船上梢公道。范爺。你吩咐了。還有甚的說着。把船靠近。梢公跳將過來。范金龍又與他說些切口。梢公一連顧

頭入來與文士澄等道。三位客官下船去罷。霍海魏博提了包裹。三人拜別范金龍。轉到江船上來。梢公把船搖轉。來至岸上泊了。去街上買了柴米。鯨魚醃肉。水菓瓜豆之類。叫伙伴抬了一罈酒來。攜到船上都安頓了。吩咐開船。一面叫燒茶造飯。路中一應管待。與范金龍船上無二。三人心。中十分感激。私議道。前在范老船上。打擾了一時也罷了。這個梢公。是個將本求利的。如此管待我們。且得怎樣謝他。三個各把身上的銀兩湊了。攜來。總共也只有十幾兩銀子。原來在吳營裏逃出來時。也沒多錢了。三個倒有些躊躇起來。只好自己挖苦。打算分出十兩銀子與船上。如此一行七八日。船到浦口。梢公入來艙內道。多日未曾照呼得好。委屈客官。小人自崇明開船時。范

老下二十兩銀子。教小人帶與客官使用。小人酒飯船錢都有了。三人聽說。不覺一怔。說道。那有這話。俺們在范老船上。打擾他好多日。正是心裏不安。又累他與我們叫船。又教破鈔。斷無此理。梢公且與我們帶回。好言告說。梢公道。范老生恐你們不收。特特交下小人帶來。小人若再收回去。却不被他罵死。亦且他的船。早自開了。那裏去還他。三人道。恁地時。直個忒義氣。倒使我們心難安。梢公且分一半去。梢公道。使不得。范老的事。說這樣便這樣。小人受范老的恩多了。並且范老早與我伙食船錢。客官休要多意。三人只得收下。移時。船泊江岸。霍海魏博提了包裹。隨着博士澄。相別梢公。登岸來。入至街上。茶店內坐下。博士澄叫過茶博士。便問這浦口情形。且問兵部尙

書史可法的兵馬在那里。茶博士道。客官。你難道不知。如今這金陵城中。接了一個藩王來。早是登基了。前月裏大小官員。不知其數。都在這江浦邊迎接御駕。甚麼兵部尙書。禮部尙書。都在城中呢。這里那有大官大府。傅士澄道。我們自北邊逃難來。此方纔登岸。原不知這里情形。重又向茶博士盤問些話。傅士澄聽得這里擁立新主。不勝欣喜。當下付還茶資。與霍魏二人。立卽渡江。走南京來。入得城中。落了客店。傅士澄便來街上。一處處道聽。道聽得史可法已去揚州。視師。朝中却是馬士英一流人當權。不由的冷水灌頂。灰了心意。原來南中人士。接得崇禎殉國噩耗。便紛紛議立新主。撐持江南。當時福王由崧。嘔王常芳。都在淮安。就有禮部侍郎錢謙益。兵部侍郎呂

大器。與右都御史張愼言等。主張議立潞王。移牒史可法。請他一併作主。一面就有一個姓阮的。阮大鍼。字圓海。懷甯人氏。便是上回書中點將錄裏說的沒遮欄。阮大鍼因他生得好一部絡腮鬚子。又叫他做阮鬚子。後來名列逆案。失職以後。留居南京。與復社同人最是水火的。此人閒着無事。思量復職。聽得這風聲。星夜去見鳳陽總督馬士英。二人本是一氣。當下商量。立即遣人邀結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四個總兵。一致擁立福王。也一般移牒與史可法。不待分說。却與守備徐宏基、太監韓贊周等。慌忙迎得福王來京。捷足先登。早排班列次。成了朝廷。當時詔告天下。年號宏光。史可法馬士英並爲東閣大學士。畢竟馬士英見史可法在朝多多不便。兀自打算主

意。一面馳書高傑。教上疏請史可法出外視師。一面陳奏福王。說史可法先前議立福王時。曾有七不可立的議論。以此史可法只得自請江北視師去了。朝權都由馬士英獨掌。傅士澄道聽得此中原委。不由嘆氣。便懶懶地回到客店。霍海魏博問是怎樣。傅士澄把話告知。霍海道。若是如此。我們投去江北。便是了。傅士澄道。既來這里。且玩幾日再說。傅士澄自肚裏尋思。這個局面。也是不久。如何計較。思疑不定。次日。傅士澄獨自出店來。打算再去探聽些消息。一路思量。不知不覺來到秦淮河畔。舉頭看時。只見長板橋邊。烟花無數。密接接畫舫樓船。正看他酒酣耳熱。但聽得管弦絲竹之聲。也不知是東是西。真個花爲四壁。船爲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傅士澄看了。兀自嘆

道。到此時。這般歌舞太平也難爲了。原來這時候。文人學士。退職閒官。專喜留戀北里。俺遊名山。鎮日價狂酒放歌。自謂風雅清高。又且這南朝金粉。白下風月之鄉。更宜問花問柳。吊古賞今。况值福王新立。冠蓋滿衢。自然是一發熱鬧。大家爭妍鬥麗。又作些新詞妙曲。譜入笙歌。內中就是那沒遮攔阮鬚子。越是高興。他便照元人傳奇。著了好幾種劇本。喚做春燈謎。燕子箋。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都教了家樂。排演起來。果然曲曲稱新。一時喚做阮家樂部。最是有名。當初他本社想聯絡復同人。以此爲唱和之具。到這時馬士英當權。將他拉上。做兵部侍郎。後升爲兵部尙書。他便把這幾種劇本。用朱絲蘭寫就。進呈福王。福王果然大爲稱賞。立教宮中。排演起來。君臣上下。

無非是鬧這些玩意。也正如今日國內風行客串跳舞一般。王漁洋曾有詩道。

新歌細字寫冰紈。

小部君王帶笑看。

千載秦淮鳴咽水。

不應仍恨孔都官。

且說傅士澄看了秦淮這一派繁華。端的有心事人。再也高興不起來。時當初秋。溽暑未退。但見衆人揮汗拂扇。傅士澄想到無奈處。兀自涼颼颼發寒勁。正東走西竄。沒做道理處。只覺有人拍着肩。叫聲澄弟。傅士澄回頭一看。這一看。真個喜從天降。原來那伯肩叫應的。不是別人。正是恩師劉向臣。連連拜下去。劉向臣忙回禮道。劉弟幾時到這里。傅士澄道。說不得起。門生已是再世的人了。恩師一向安。

好。劉向臣道。好甚麼。也只是這般瞎混。我今日正有應酬。便在這船上。與朋友餞行。我們說些話兒。劉向臣說罷。攜了傅士澄。來至僻靜處。問道。逆賊吳三桂。投順清軍。你却如何出來。傅士澄便言如何與霍海魏博。逃出營來。如何遇了血崑崙。如何搭范金龍貨船來浦口。如何想投史道隣。約略說了一遍。劉向臣道。你來得好。今日我去餞行的朋友。你也知道的。便是商邱侯朝宗。他正因史閣部請他去幕府主事。不日就要動身。我與幾個知好在此餞行。你去會會不妨。傅士澄道。恩師向是知道的。門生早無家室。千里故鄉。又在亂中。欲歸不得。劉向臣道。老弟。你我深交。不必說了。劉向臣攜着傅士澄。走河畔來。入至畫舫內。只見在座已有六七人。正在說笑話。見劉向臣入。

來。都道該罰。該罰。大賓都到了。你也是個主人。如何來遲。劉向臣道。爲是無意遇着一個老友。說些話兒。劉向臣便引傅士澄與衆相見。傅士澄着時。一個侯朝宗。一個冒辟疆。是認得的。此外是張西銘。吳梅村。陳臥子。黃湘治。還有陳臥子的門人王灑。字義士的。共是七人。都與傅士澄相見了。劉向臣道。這位士澄老弟。係宗白多年同學。從前宗白在陽曲書院時。大家一處。頗知性情。他與青主。是族中叔姪。稱呼青主。長他一輩。衆人聽說。與傅士澄道。令叔在京時。嘗相會。大家俱是熟人。原來這傅青主。名山。字青竹。後改青主。別署公之。它。又字齋廬。文章氣節。冠絕同儕。一時文人羣立門戶。獨他卓然自持。不染習氣。以此人皆欽服。當下傅士澄與衆人相見罷。依次入席。席間

該起關外情形。大家扼腕太息。劉向臣便把傅士澄此來。特爲投史閣部的話提起。侯朝宗道。這個最好。傅兄同去。多可指教。傅士澄連稱不敢。心中亦自歡喜。衆人都道。這個最好沒有了。也是我們多一個幫手。原來復社同人。見馬士英阮大鍼等執政。心中老大不安。看來朝中正人。只有史可法一人。因此竭力勸侯朝宗去。今見傅士澄來。大家正是合意。當時把話說定了。劉向臣又說起霍海魏博兩人。少不得帶他同去効力。衆人自是一口稱善。傅士澄便問劉向臣。恩師與他二人別後。這兩年來。嘗在何處。劉向臣道。自獨樹鎮與他兩人一別。在蘇州過年。次年清明。我與湘治回家掃墓。在家住了三個月光景。便到杭州。嗣後來往蘇杭。忽忽兩年。無事可以告慰。目皇上

殉國之後。此間擁立監國。我與諸兄同來。不想又是這等局面。正說着。只見簾幕動處。依稀一笑。好幾個粉頭。珊珊地走將入來。當有船上院子。近前招呼。各來酒席旁。坐的坐。立的立。也有說笑話的。只見侯朝宗旁邊侍着的姐兒。眉如新月。目似流波。細腰一擻。蓮步輕移。却惹得幾分顰縐。好似有十分重愁。這人名喚李香君。爲愛侯公子。聲華才藻。惺惺相惜。非止一日。今知公子將有遠行。特來探候。眼角眉梢。流露出無限別情。二人說些話。李香君定要侯公子去院中。煮茗暢譚。冒辟疆便說理應如此。衆人都道。合該留別。一時席終。大家都陪侯朝宗走李香君家去了。博士澄問明劉向臣侯朝宗等住處。相別自回。告知霍海魏博。二人大喜。誰知侯朝宗被李香君纏住。一

日過一日。走不脫身。看看早是深秋。委實延不得了。俟朝宗方邀回。傅士澄帶領霍魏二人。起程投揚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揚州。四人來至史閣部節署。門吏入報。史可法出來。階下相近。傅士澄先教霍魏二人在營房等候。自隨候朝宗入來。二人見過史可法。史可法大喜。說起傅青主亦是相熟。賓主分次坐下。略敘寒暄。俟朝宗便言。尙有霍魏二人隨來。其人忠誠可用。史可法命軍校引至下處管顧。却會一面與二人道。日昨接得北朝攝政王多爾袞來書。一位且看一看。二人接取。看那書中言語。道是

予向在潘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

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
載。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
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關。荼毒君親。
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
之哭。朝廷惑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
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谷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
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
列。恩禮有加。畊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
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
廷之法。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

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爲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

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速。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跋爲勞。書不宣意。

二人看罷。不覺倒抽一口冷氣。史可法隨問二位意下如何。二人答出話來。正是磊落孤忠寒燕北。艱危半壁撐江南。欲知侯傅二人與史可法如何計議。且聽十六回分解。

常明之末。士大夫留戀聲色。不顧國事。復社諸君子。豈得辭咎。此回文字。形於不言。寫得沈痛之至。

帶叙傅青主冒辟疆。隨筆提李香君。俱爲伏線。

血潮海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侯公子慷慨答軍書 劉孝廉寂寞商歸計

話說侯朝宗傅士澄二人。見了多爾袞來書。滿紙荒唐言語。倒來想招降南中人士。不由的心中火憤。口裏嘆氣。見史可法相問。答道。降逆吳三桂。引了胡虜入關。今居庸關內外各城。天津真定等處。盡入胡虜掌握。南中朝庭。又被羣小竊據。半壁江山。全在明公砥柱。晚生等愚見。宜將此書駁斥。一面傳檄諸將防禦。鞏固京畿。方是正理。不知明公意下如何。史可法道。正合吾意。可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望二位與我主稿。史可法隨將前次北朝遺使南來。曾經嚴詞具答吳

三桂的話略說一會。侯朝宗道。且請傳兄主筆。小弟參贊。傅士澄道。公子才調絕倫。倚馬千言。晚生愚陋。怎敢當此。史可法道。此事所關非淺。二位不必客氣。侯朝宗仍將來書閱了一會。說道。此書疑是范文程手筆。此人現在僞朝。官拜大學士。史可法點頭道。不差。當時與二人商量如何措辭。定由侯朝宗主稿。一時議定。史可法命張盛筵與二人洗塵。當時史可法一意招納賢才。在節署中設有禮賢館。內中有兩人是崑山歸昭與嘉禾盧渭。又有參軍劉棐。臣何剛。皆甚有才調。都請來與侯傅二人相見了。一面命軍校傳入霍海魏博。當面問了番話。交發下乙總兵邦才部下。按實重用。原來這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氏。自小投軍。也習詩書。生得七尺身裁。有衝陣折鋒。

之勇。向在靖南侯黃得功部下。自史可法督師來揚州。把他調來揚州守衛。當時史閣部帳下軍校。奉了鈞旨。引領霍海魏博來乙總兵營壘。乙邦才知是史公派下。不敢怠慢。立即召見二人看時。果然好一對勇猛漢子。惺惺惜惺惺。好漢情好漢。當下將二人留在營中。各補署一名把司。軍校領了回文自去。若說這個把司。當初故明軍制。置大三營。分設千總把總把司等官。職分不小。非是勳臣。不能躡等。後來濫設冒充。日見其多。到了清代。便變了武職末級。乙邦才將霍海魏博補做把司。已是特用。從此霍海二人。遭際在史閣部管下。暫且不提。接說侯朝宗在史可法幕下。當日宴飲畢。安排行李在禮賢館中。與博士澄同住下。便提筆伸紙。覆那多爾袞來書。草稿畢。呈

與史可法閱覽。史可法看那書稿寫道。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諭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

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桷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到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

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繕治筐篚。遣使稿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呈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子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物牽不卽位之文。坐昧火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亟之日。綱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立宗幸蜀。太子卽位。

於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帛。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承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宗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兵民。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深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今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白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寶昭鑒之。

史可法一面閱稿。一面兀自流淚。悶罷。淚不可仰。在旁幕賓軍校。盡

皆吃驚。史可法與衆人道朝宗此文。語語合我心坎。不覺傷心。想本朝累世恩德。威震華夏。到今日噫。竇奪主。江山破碎。不由你不忍氣吞聲。嚶求外夷。諸君食國家之祿。宜如何努力殺賊。以洩此天人之恨。衆人德說。不覺悲泣。當時史可法叫將此書用紅帖贍正。蓋了個督師輔臣之印。卽派幹人。送至燕京投呈。那睿親王多爾袞接閱此書。知史可法誓死盡忠。再難招降。於是決計率兵南下。這里侯朝宗在禮賢館裏住了一時。看看沒甚事務。雖則軍書旁午。都自有人值管。前後住了三個月光景。轉眼已是臘盡春回。侯朝宗思念李香君。一連幾次告辭。史可法見他委實留不住了。約日餞行。所有歸昭盧渭傅士澄劉棐臣何剛等都送起程。侯朝宗相別衆人。一路投南京。

來。誰知到了南京。頂頭一個沒興致。原來李香君被馬士英的一個親戚。名做田仰的。娶了去了。那田仰是個濁世俗吏。向來爲官積聚些銀錢。與阮大鍼楊龍友輩。專事酒肉徵逐。借北里笙歌。商南山捷徑。見了李香君。抓住不放。這李香君心中目中。既有了侯公子。却那裏看得上他。只是青樓的勾當。靠錢做主。假母認錢不認人。不怕你再嬌痴。錢到人到。亦且這個田相公。是馬閣部的親戚。如何不許。當時李香君哭的死去活來。只得隨着田仰去了。侯朝宗得了這個消息。十二分無聊。道問冒辟疆張西銘一行人。都回家去了。只有劉向臣黃湘治兩個。在秦淮河客店裏住。侯朝宗思量回鄉。爭奈安徽河南一帶。路上艱險。又走不得。當時江蘇安徽兩省。實統稱江南省。

爲閱者便省。故用今名。便向秦淮河來。探訪劉黃二人。二人笑迎入內坐下。談些朝政近事。又問揚州這面消息。終是悲多歡少。大家不免嘆息一會。朝宗因問辟疆西銘甚麼時候回去的。劉向臣道。去年你去後。不多時。西銘臥子就走的。辟疆住了半個月光景。也回家了。難道你這邊沒有信麼。侯朝宗道。辟疆曾有一封信來。無非說些秦淮風月。我早想回南京了。却被閣部再三留住。因此也不曾有信給辟疆。劉向臣道。李香君的事。你早知道了麼。侯朝宗道。我也是到得這里。纔明白。劉向臣道。你看罷。這班人。真鬧得不成樣。範黃湘治道。一般都是狐羣狗黨。看他鬧的幾時。倒是香君有志氣。田仰那廝接他去時。害得尋死覓活。却那裏強得過。侯朝宗嘆口氣道。這等

過眼烟花也罷了。只是這個局面。想起來。真不寒而慄。我在揚州。看史閣部清早午夜。算得憔悴從公了。叵奈那江北四鎮諸將。東鬧意見。西相火併。不顧大局。只圖爭權奪利。閣部也苦極了。生怕內訌。總是息事甯人。反與他們做和事老。我在那里再住不得來。到這裡看。一發煩惱。我打算明日就走。且去如皋辟疆家裏休息一時。你們倒是好興致。難得住了這麼久。可有甚麼公幹不會。劉向臣道。有甚麼屁事。本來早也走了。就爲湘治老姪。他那令叔梨洲先生。有信說要來。教他在此等候。後來堂家兄回去。把這里情形與他一說。他老先生便氣得半個月不起床。那裏還來。以此我們倒就攔下。原來福王監國。劉念臺仍以左都御史原官召用。當時曾來南京。上疏參劾。

馬士英。阻用阮大鍼。福王不聽。劉念臺便一氣回家。黃梨洲本待也來南京。特囑其姪黃樸在此等候。忽聽得劉念臺回家。便去山陰訪他。兩個見面一談。知朝政大壞。黃梨洲也就折回餘姚。不出。當下侯朝宗聽劉向臣說起他兄念臺。連忙問道。令兄後來何時回府。劉向臣道。他比西銘回去更早。侯朝宗道。如令兄與梨洲都弄得走頭無路。你想天下事。尙可爲麼。劉向臣道。可不是呢。如今且不說這個。你明日要走。我們也就要回去。別易會難。且到河畔二桃樓買醉一會。侯朝宗道。最好。三人連袂出店來。劉向臣又問道。說起你的行李在那里。今晚下榻何所。侯朝宗道。我的行李都在船上。不曾取入城來。好在明日便行。今夜胡亂那裏宿歇着是了。劉向臣知侯朝宗多有。

名門世交在南京。今見他如此說。定是爲李香君事不快。便道。既是如此。胡亂在我們這客店裏宿一宵。如何。侯朝宗道。也好。三人入至二桃樓。暢飲罷。也就回店。夜來剪燭談心。三更方寢。次日。侯朝宗相別二人。自往如皋。冒家水繪園去了。這里黃湘治與劉向臣商量道。我們却得何時動身。劉向臣道。只怕還須半個月。纔走得了。黃湘治道。恁地時。好不沉悶。劉向臣道。家人須得那時來。只得且等。原來二人在南京。客居既久。花天酒地。又多耗費。把些銀錢都用空了。因此差家人去紹興匯錢。二人在此等候。黃湘治道。多的日子過去了。半個月也罷了。只是眼前過不得。如何是好。劉向臣道。這怕甚麼。再沒法時。把我那玉帶。去典一典。也夠得過。黃湘治道。不妥。小姪想起來。

有一個人。只怕在這里。與他商量。倒也不妨。劉向臣道。却是甚麼樣人。黃湘治道。這人是個和尚。法名亟可。如今在棲霞山千佛寺掛搭。劉向臣不待辭畢。便道。這個和尚也聽說。莫非就是御史韓日纘的兒子麼。黃湘治道。正是他。劉老叔想來也認得。劉向臣道。我只聽人說。却不認得。你如何與他相熟來。黃湘治道。他與家叔一向莫逆。出家後。曾到我家數次。去年冬月。在秦淮河遇得他。據說在棲霞山千佛寺掛搭。這人慷慨好友。深明大義。我且與他商量一下。又何妨。劉向臣道。便不說這個。我們去訪他一會也好。此去棲霞山又不遠。當日也得來回。二人商定。準次日投棲霞山訪亟可。誰知這一訪。訪得性命交關。欲知二人鬧出何事。且聽十七回分解。

史閣部與攝政王書。炤燿千秋。此處寫侯公子擬稿進呈。閣部披覽涕泣。最是入情。

以霍魏歸入乙邦才部下。伏下無數波線。使讀者眼光閃爍不定。

借侯劉黃一段言語。輕輕叙出劉念臺黃梨洲。見當日羣賢濟濟。大足以奮發而有爲。惜乎福王之不能用也。

亟可爲御史韓日纘之子。且係洪承疇房師。曾見東華錄。此處借以楔出下文。而隱爲伏線。總由筆活。隨處生波。

第十七回

棲霞山傅大福剪徑 紫金橋卓九郎捕蛇

話說劉向臣黃湘治。次日清早。僱了一輛騾車。由南京走向棲霞山。來於路無話。來到棲霞山下。已是過午時分。那騾車不能上山。只得在山下歇了。二人道詢路人。尋向千佛寺來。只見衆峯齊擁。松柏滿林。寶殿高築。獨踞在山轉峯迴之處。果然好一所莊嚴佛地。二人登山來看時。遠望一碧四處無人家。只見有幾間茅屋。零落在荒野松林間。料得是務農人家。走入寺來。山間內。早見碩大金剛。塑在兩旁。各自兩尊。正中大殿上。遠望得琉璃燈明。有僧人在佛座下禮拜。二

人走向大殿來。只見右廊下走出一個沙彌。與二人打個問訊。道是
何來。二人便問此間有個亟可上人。可曾在寺。那沙彌道。居士請到
這廂拜茶。沙彌引二人走右廊。知客廩來。由知客僧接進。讓二人坐
下。香伙端上香茗。二人又問亟可上人。可在此間掛搭。知客僧道。不
差。曾在此間。上月出門去了。不見回來。二人又問亟可上人。曾在
上刹掌何職司。却去那裏。知客僧道。他是雲遊和尚。並無職司。在敝寺
去年長老請他法駕。留住在此。說法講經。約住了四個多月。上月阮
相公打發人來。敝寺請他去南京。他過了數日。便去了。不知在南京
也不在。小僧未悉其詳。劉向臣道。是那箇阮相公請他去。知客僧道。
便是阮侍郎。諱做大鍼的那個相公。黃湘治道。原來是這個狗才也。

與亟可上人有來往。知客僧聽說。兩眼一青。不知就裏。劉向臣道。既是如此。我們走罷。知客僧道。兩位相公小坐。待小僧告稟長老。或者長老知亟可師住處。也未見得。劉向臣道。也好。知客僧入內。去了一時。出來回道。長老曾說。亟可師由南京一轉。便去鎮江。只怕在鎮江金山寺住。二人聽說。商議道。果是他在鎮江。也不去了。且回去罷。知客僧道。長老吩咐。這纔入定去了。未得奉陪相公。教小僧多多拜上。且請相公在敝寺吃些齋飯去。劉向臣道。過日再來問候。說罷待行。如客僧攔阻道。相公遠來不易。好歹吃些齋飯。二人本來也是饑餓。思量近處又無酒飯買。也就坐下。知客僧陪着二人。說些通常言語。多時。香火端上蔬齋來。知客僧請二人上坐。自在下面相陪。一時吃

罷。二人辭行。知客僧送至山門外。二人走下山來。依尋原路。至山下。已是紅日西落。晚色上來。趕驛車的道。相公這時多纔來。眼見天便黑了。今日怎趕得進城。二人看看。委實不早。說道。便進不得城時。遮莫去前面。胡亂在那個鎮面上。宿一宿。一發多多給錢與你。趕驛車的方纔無言。劉向臣道。你不曾吃甚麼。只怕餓了。那裏去買些吃。趕驛車的道。小人帶有乾糧。早吃了。劉向臣道。如此便好。二人上車。取回原路。走向南京來。走不到兩三里路。早是黑壓壓地。晚色四合。趕驛車的正待張燈取火。猛聽得一聲怪叫。只見一條凶漢跳在大路上。手挺着白刀。喝道。你們這些賊官。閒嘗時好欺人。今日落到老爺手裏。放你不得。一人見了。一疊連聲。只叫的苦。趕驛車的。早是逃得。

遠遠地伏在田坎下。叫救命。只見那漢不問皂白。踏到車上。拖下二人。一手一個。挾在肋夾肢下。似鷓鷹抓小鷄一般。大雜雜地落小路。走林子來。二人脚高脚低。眼花心蕩。早嚇得半死。那裏看得是甚麼去處。只覺被拖了好一陣。漸放鬆在地。睜眼看時。却見得兩間七歪八斜的草棚。螢火般一盞碗燈。點在桌上。那漢把刀猛一擲。丟在地。下。喝道。你們兩個潑賊。做甚麼投來這裏。咱多日不曾吃得好酒飯。今日且把你兩個來開胃。說着一把抓住黃湘治。剝衣裳。嚇得黃湘治縮做一團。渾身亂抖。十八對牙齒。捉對兒廝打。劉向臣看得命在頃刻。急着告道。漢子……一言未了。只見一個老兒赤着雙脚。跳將入來。喝問誰在這里廝鬧。那漢抬頭見老兒。搬了黃湘治。笑道。在

路掠得這行貨。沒些油水。咱多日不曾吃酒飯。脚筋酸了。且把來下酒。那老兒道。你又來幹這個。枉害人家性命做甚。那漢道。這些賊官賊府。害了他不冤枉。有甚麼做不得。劉向臣聽那老兒的話。有些生路。連連告道。我們又不是做官的。來這棲霞山訪一個和尚。打從這里過。也是走不得路的人。沒來由倒撥弄我們。不知因何開罪了漢子。那老兒聽劉向臣說。問道。你這人說話。好多杭州口音。却是那裏來。劉向臣道。我本住在杭州府。今日由南京來這裏訪和尚。那老兒叫聲作怪。把桌上碗燈。對着劉向臣一照。回顧頭來。又打量黃湘治。與那漢道。兄弟。且把他們扶起來。那漢聽老兒說。當下扶起二人。教在板凳上坐了。老兒望着劉向臣便拜。說道。怪的好面善。真的却

是劉先生。拖着那漢道。這便是我們日常說的劉大老。那漢撲翻身。拜倒在地。叫道。我的祖宗。你何不早說個。原來那老兒便是浪裏竈米金炎。那漢便是大焦鬼傅大福。自從那年七寶山散塞以來。當日與林自建李策共是四人。一路搭伴來南京秦淮河畔桃葉渡口。尋飛刀王百結。并掠水燕米小元夫婦兩個。在路走了一兩個月。及至南京。四人來桃葉渡口問時。有人說道。賣膏藥的王二。先曾住在這裏。去年冬天。不知何故。來了兩個外鄉人。一男一女。同着王二。一路走了。久久不在此地了。四人聽說。情知是米小元夫婦兩個。又問那人。既是王二與一對後生夫婦走了。也有個去處。不知哥們知得也未。那人道。這個我不明白。你們若要道聽時。我指引你一個人。這人

姓卓。名秀。混名九郎。綽號白壁虎。本地人氏。向以捕蛇爲業。住在西華門外紫金橋下。他與王二要好。你們但問他時。必然知得王二去處。四人聽說稱謝。轉向西華門紫金橋來。到得紫金橋頭。但見一夥人。在橋下張網捕魚。米金炎上前打問道。哥們方便。小老兒問一聲。這橋下住的。有個捕蛇的卓秀。却在那里。說話未完。只見一人劍眉碧眼。蓬頭赤脚。跳將過來道。卓秀是我。你這老兒。敢是要甚麼好長蟲。俺家裏便有。米金炎道。不是。我只探聽賣膏藥的王二。有人說道。卓兄知得。以此過來。卓秀眼看米老兒背後。有林自建、李策、傅大福三人。儘自歪着頭打量。却不答話。米金炎知得有蹊蹺。說道。卓兄。這幾位。都是小老兒同來的人。也是爲尋王二。並無歹意。卓秀道。你們

尋他做甚麼。米金炎道。卓兄有所未知。我的兒子米小元。與媳婦兩個。不幸爲人陷害。逃來這里。王二處躲避。已是有半年多了。今來尋他。誰知王二也不見。但聽說卓兄知道。以此前來問訊。卓秀道。如此說來。你便是米老。請問這三位是何人。米金炎道。這位兄弟。喚做火焦鬼傅大福。這位是掘地鼠李策。這位姓林。名自建。喚做黑林浪子。便是王二的徒弟。卓秀聽說。大笑道。我看得你們來尋王二。只道是米小郎的案子發了。原來都是自己人。快到我家去。坐了好說話。當下卓秀一把拖住米金炎。帶了三人。來紫金橋下小巷內。約走了八九家門面。來至一處矮牆門頭。卓秀去懷裏摸出鑰匙。開了大門。請四人入來。只見兩間小屋。一座竈披。卓秀引四人至小屋內坐下。自

去竈下生火燒茶。一面與米金炎道。早知是你們來。我也不把那些魚蝦賣了。倒不是現成好吃酒。米金炎道。卓兒休要客氣。我們也只問個信兒。就要走的。卓秀道。說那里話。王二不時提着說。浪裏霸米老好漢子。又說道。黑林浪子是個有義氣的。今日且喜都來了。好。小人來候個東道。林自建道。卓兒休要如此。且問我的師父。現往何處。是不是與小郎同去徐州府。卓秀道。被你一猜正着。却是你如何知得來。林自建道。向昔也曾聽他說。徐州府好買賣。想必是又投那里去了。卓秀道。不是你聽我說。自從小郎帶了渾家來這里。外面便有些賊頭賊腦的人。兀自猜疑道。這兩個男女。只怕是那里逃得來。你道爲甚有這等話呢。原是小郎不好。見人不大說話。只顧躲避。以

此人家倒起疑了。王二是細細心的。知得小郎在杭州做下事。倘有些干碍。不是耍處。以此與我商量。打算同小郎去徐州府。仍幹他的賣買。我看王二住的所在。剛在大路上。又小又出露。鄰近那些空手哥們。不時在他家閒逛。倘有三言兩語。鬧將起來。委實不妥也。勸他去的爲是。以此他與小郎夫婦兩個。富日收拾家伙。一同往徐州府去了。米金炎道。爲是我家的事。倒累了王二哥。卓秀道。這怕甚麼。王二也着實說呢。這一點事。安排不下。如何對得起米老與林哥兒。說話間。卓秀燒好茶。與四人泡了一壺。隨道。你們且坐。我去市上走一轉。便來。林自建忙道。卓兄。不須去得。俺們不吃甚麼。且說些話兒。卓秀那裏肯依。傅大福起身道。咱便去酒館上。喝杯酒。是了。買甚麼。卓

秀道。不是。我請你們在家裏吃神仙鷄。不教你們去酒館吃。說着。憫憫出門去了。這里米金炎等四人。正待商量些話。但聽得李策叫道。這是甚麼。衆人看時。只見旁屋內放着十幾隻大箴籬。上面覆着草包兒。但聽得箴籬內颼颼地響。傅大福道。咱們來看他一看。却是甚麼玩意兒。說着。走入裏屋來。大刺刺地順手抓着一隻箴籬。把上面草包兒。用力只一揭。揭開。猛見得黑壓壓一陣。一條條大蛇。齊頭飛將出來。接二連三的不斷。頓時交了一地。傅大福大叫一聲。撇開就跑。那蛇便追將出來。四人都慌了手脚。直跳到大門外。只見階前階下。竈披旁邊。都是些蛇。正沒做理會處。卓秀提了一罇酒。一隻鷄回來。看了這般情形。大笑不止。說道。你們好漢子。也怕這個。走入竈披

內將手中諸物安放下。回頭便來捕蛇。只見他隨手扯來一條條都搭在臂膊上。如拾柴枝一般。挾在一處。說也奇怪。那蛇但見卓秀目光一注。便伏着地下不動了。不消片到。盡數收捕乾淨。放在籬裏。仍將草包兒扣緊。四人方纔回入屋子來。坐下問道。你這屋內許多篋籬。難道都裝着這些玩意。卓秀道。小人靠此營生。十幾年了。一年少說也有十幾萬條蛇。如今天時不熱。只裝得這幾籬。一到盛夏。少不得再加上一半。四人問道。那裏來的這許多蛇。却做甚麼用處。卓秀道。小人手下有二三十人。專做這門生意。也有江北來的。也有浙江來的。都在這里聚會。若說這蛇的用處。多得很咧。吃肉。吃胆。製藥。治癩。治眼目。瘡濕。惡地瘋。越是深山大毒蛇越好。就只那青草池塘。稻

麥田邊。臃腫懶水蛇。沒用。米金炎道。方纔見你捕獲時。這些長蟲。但看你目光到處。便蜷伏不動。却是甚麼道理。卓秀道。這個不希罕。小人年年捕蛇。隔幾日吃一條胆。十幾年來。你但算該有多少。我的眼目。不論是盛夏烈日。寒天深夜。看得各物。甚是分明。從無害病。爲的我要吃他。他怎麼不怕我呢。你們見了官府。又爲甚害怕。米金炎道。說得是。四人聽說。細看卓秀眼目。碧裏帶黑。果然與衆不同。大家說些閒話。卓秀去竈下。把鷄殺了。退了毛。隨手來籬裏捉了一條肥蛇。取竹刀破了。生起大來。煨在一處。這叫做神仙鷄。又去籬裏捉了四條赤火鍊。庇出胆來。分與四人吃了。一面說道。你們且不要走。只管在我這里住下。明兒我叫那夥小子。打些新鮮魚蝦來吃。米金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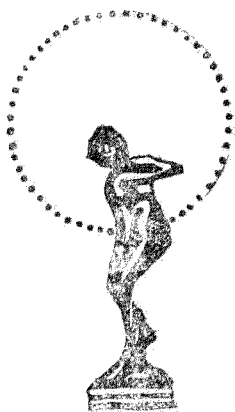
道。卓兄。多多承你照顧了。我們且來商量些話。不瞞卓兄說。我們都犯了該死之罪。逃來這里。不知那王二住在徐州府甚麼去處。一時間找得到也未。卓秀道。量徐州府有多大城池。這個賣膏藥的勾當。人人見得的。到那裏問一聲就是了。依我看來。你們日担着官司在身。不如暗藏些。卽要尋王二。但去一個人也夠了。你們只管在我這里住。不是外人。休要做客。我這里無妻無眷。現成柴米。便有官司來追尋。我那夥小子。消息靈通。早自來報我。豈不穩便。林自建道。也說得是。米老。我看你們就在卓兄這裏住一時。我但去徐州府。尋我師父。尋得到他與小郎時。我自把話告知。若那裏有事可做。我便住了。再來邀你。倘若沒個安身處。我與小郎也就別作理會。再回來告知。

你們這樣的如何。卓秀道。這話極是。如此方是正理。李策道。我也去走一遭。林兄與我兩個去。米炎金道也好。四人商議着。卓秀煨的神仙鷄已爛了。便端上來。開了酒罈。與衆滿杯大喝。衆人吃那鷄湯。果然鮮潔非凡。都道。委實是神仙鷄。任憑那裏也吃不到這味兒。一時衆人吃得醉飽。方罷。林自建李策。背了包裹。相別餘人。自取路向徐州府。尋王二米小元去了。米老與傅大福。卽在卓秀家中住下。既是傅大福與米老。住在卓秀家中。爲何都來棲霞山。翦徑。欲知端的。且聽十八回分解。

傅大福自七寶山爲盜首。至以啖人肉爲嗜好。習慣之入人甚矣。

柳子厚捕蛇者言。嘆世亂安居不易。今寫卓秀。以蛇之畏己。而喻人民之畏官。其所感慨者。匪伊朝夕。

本書每出一人。必有其人之特色。范金龍於駭濤驚浪之中。臨之如夷。使霍魏見之而失色。卓秀以無數毒蛇。拾之如芥。使米傅諸人。望之而却退。以見天下之大。無材不具。果用之得當者。皆完人也。



第十八回

禿道人斷凶遭凶 李嘯雄避難遇難

話說林自建李策。自去徐州府尋王二。米老與傅大福住在卓秀家中。只等回音。等了兩個多月。信息全無。傅大福先自着急起來。催着要走。米老尋思。閒住在卓秀家裏。看他每日酒飯管待。心中也是不安。二人商量。忽一日。與卓秀道。俺們在這裏。將近三個月了。多承管顧。甚是不當。那徐州府一行人。至今無信息。俺們只得也去那裏走一遭。卓秀道。且住。你聽我說。他們兩個去徐州府。既沒音信。定然是尋不着。王二必然又到。他處追尋去了。倘若你們又去。等得他們回。

來時。又尋不着你們。倒不是來捉迷藏。如今你們只在這裏等候。早晚他們回來。便有個分曉。何苦走了。米金炎道。九郎。你這話。是便是了。却是我們在你家。如此相擾。終究不是道理。傅大福道。不說別的光是吃着閒覺。老大不舒服。只得走了。卓秀道。我也想在肚裏。生怕你們沒事做。不自在。前日子轉託一個外江船上的班頭。請他找個事做。他說道。要會船上的勾當。找些事不難。現成做個夥計。在他那裏。早晚也去得。我只怕你們不肯。又不敢說。米金炎道。九郎。這個最好。我是慣得水路上勾當。黃河口岸。也混過七八年。這外江船上。想來去得。卓秀道。你老若是肯去。我便與他說去。我只怕你老做不得。那小夥計的事。米金炎道。唉。九郎。我是該死的罪犯。又值這亂世時。

候。有得飯吃便是了。爭甚麼小夥計大夥計。本來我們來這裏也是爲找些事做。既是你有這個去處。相煩九郎。與我作薦了。便去。卓秀道。曉得了。小人明日去江邊伺候他。傅大福道。九郎那裏有甚麼殺豬的人家。咱便與他殺去。咱是個屠戶。只會的殺豬。卓秀笑道。這個倒難。我與那些人大來往。傅兄休要性急。却再理會。次日。卓秀出城來江浦。等候外江船到時。叫住班頭。把米老作薦了。班頭一口答應。卓秀回來。告知米老。過了一日。引帶米老與班頭相見。卽派發在船上做火伴。米老相別卓秀。下船值事去了。卓秀自取路回家。傅大福見米老一走。越發坐臥不安。只問卓秀。找殺豬勾當。卓秀被他逼不過。只得與他去左右隣近道問。却那裏有這等相巧事。一連作薦

不成。傅大福悶着無奈。便來外江船上尋米。米老留他在船中。住了兩三日。傅大福被船搖得腦袋都出火了。渾身都不是。那裏更住得下。等不得船到埠。便急急跳上岸來。正在沿江走。只見一個道人。頭戴鐵冠。身穿道服。背着黃袱。手執麈尾。大踏步過來。正與傅大福打個照面。那道人退了兩步。打量傅大福一會。笑說道。漢子。打那裏去。傅大福被他突頭一問。只道是那裏認得的。說道。道人問我怎的。那道人道。漢子。你且站住。不要動。傅大福正沒好氣。見這道人鬼鬼崇崇。滿肚子火起。却待發作。想道。且看你怎樣。傅大福便依言立住。那道人又退了兩步。往左往右。自上自下。大搖大擺地看了一會。伸出右手。把傅大福腦門一摸。又細細端詳一回。嘆道。可惜。可惜。說着。

兀白搖頭播腦噓氣。傅大福道：你要說便說。這般做甚麼？道人道：漢子休怪。貧道一言奉白。看漢子氣色沉晦。運行凶煞。七惡當前。正星失座。九日之內。必有大禍。傅大福道：是真是假？那道人沈下臉道：貧道足跡滿天下。出言如金石。誰曾與你說謊？傅大福道：既是如此。命中應該也罷了。那道人冷笑一聲。更不打話。拂袖便走。傅大福拖住道人。救一救。那道人道：你不信。却教人救你。便是天師。也不做這個主。傅大福道：且問你救得救不得？那道人道：你不誠心。我與你說甚麼。貧道行世以來。救死回生。不知其數。傅大福道：拜問道人尊號。現住那個上院？道人道：貧道向因髮頭上禿。人人喚做禿道人。不住道院。只住茅棚。就在此棲霞山下。住此不遠。傅大福道：道人既看得

我有災難。如何不救我。道人道。你既信了。我若不告你。有違上天好生之德。我且與你說知。你要解除這血光之災。須得七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向東南方建設醮壇。求得太乙火德星君解救。方能無災。傅大福道。道人茅棚在那裏。且引我去。細細討教。那道人道。你信道時。只隨我來。原來那道人。向在道路幹這些賣買。但看得蠢笨男婦。便起詐嚇。藉此營生。當時見傅大福聽順言語。只道是入彀了。許他同來說話。二人前後行來。約走了三兩里路。只見靠山下兩間茅棚。道人取鎖開門入來。傅大福周遭打量一會。却看在眼裏。傅道人讓大福坐下。問道。漢子姓甚名誰。傅大福道。道人有話快說罷。那道人見傅大福兩眼暴突。閉口咬齒。兇狠狠地變了面目。不覺慌了手脚。

傅大福大吼一聲。疾去廚下。抓了一把菜刀在手。拖住道人。喝道。你說有大禍。看來是你還是我。道人一疊連聲叫救命。傅大福道。你那廝。怎不教太乙火德星君來解救。我看你滿臉凶急。十惡大罪。頃刻之內。便有大禍。若還不信。只看老爺這把刀。說着對正道人腦門。使力一刀。把道人半個腦袋劈開。登時橫死在地。傅大福笑道。你這廝也不道聽得火焦鬼是甚。人却來作怪。當時傅大福走入裏面。看看道人床舖上。還有些銀兩。米桶裏也有米。廚下留有魚肉。矮桌上。一個酒瓶。也有半瓶酒。傅大福想道。好了。現成奪了這個家園。省得去卓秀那廝家裏住。落得自在。傅大福把那酒和魚肉。一口氣都吃光了。出來安排道人。先剝下衣服。把道人四肢都支解了。斬做十七八

塊。打開道人的背上黃包袱。看看都是些符咒之類。隨把道人屍首。道冠道服。和那符咒。盡數都包在黃袱內。只留下一個塵尾。將血跡都揩淨了。趁夜來跑到江邊。把一塊大石。繫在一處。望向江浪。只一拋。拋在江心。卽時沈下去了。傅大福看了沒事。安然回來。自此便在棲霞山下茅棚住下。與米金炎卓秀。都告明原故。二人看他沒頭沒腦。又沒事可做。也只得由他去。傅大福住了三五日。早把道人留下的糧食。都吃完了。思量沒法。便在這棲霞山前大路上。等些過路賣買。有錢奪錢。沒錢劫人。吃不得飽時。便掠得人來。也生吞活剝。如此不止一日。光陰如箭。忽忽一年多來。那林自建李策兩個。依舊消息全無。米金炎等得一天不是一天。心內急的無奈。只得告明船上班。

頭。自去徐州府尋王二。那知到了徐州。不但王二與米小元夫婦不見。便是林李兩個也毫無踪影。空走一趟。只得回來。仍在江船上幫做事務。如此又近一年。終不見林李一行人等消息。閒常便與卓秀傅大福商量。也只無法。以此米金炎在船上。凡船往南京時。必先在半路起岸。走傅大福茅棚裏問話。剛巧這日傅大福急的無柴無米。吃不成飯。便在路上候賣買。當時遇着劉向臣黃湘治爲探亟。可和尙來棲霞山。剛是取路回頭時。被傅大福掠來。却待剝開黃湘治衣服。正值米金炎由江船裏過來。但見劉黃二人時。都是書生模樣。又聽得劉向臣說着。一口杭州話。因此對問起來。却是相識。原來米金炎自從與林自建在杭州起解時候。遇到劉向臣。發付盤纏。當時記

在心裏。後來尋不着林李兩個。胡思亂想。只道李策去尋劉向臣。也不時把話告知傅大福。說起劉向臣如何好處。今來茅棚裏。聽得杭州口音。便想探問劉向臣。及把燈一照時。不料就是他。回頭再看黃湘治。亦且面善。曾記得就是杭州城門頭與劉向臣同行的那人。不由的翻身便拜。傅大福聽得卽是劉向臣。也便拜倒在地。當下劉向臣道。你那漢子。如何這般相待。米金炎便一情一節。與二人講了備細。劉向臣恍然知得個中原由。也把霍海魏博二人的話。與米金炎說了一會。傅大福聽說自己罵道。瞎了眼珠的。却把好人抓來這裏。險些兒害了。不是米老兒。怎還救得過來。我這火焦鬼。該死該死。米金炎道。可知錯哩。你若再這般胡鬧時。着實要冤殺人。傅大福賭咒。

道。從今後。若還再吃人肉時。絕子絕孫。變了螞蟻。被火燎死。米金炎道。好漢子。一句話。是了。當時傅大福留住二人在茅棚裏。滿想請二人吃些酒飯。却是家中沒酒沒飯。急得叫苦連天。劉向臣去懷裏掏些碎銀。與傅大福道。漢子。你自買酒喫。傅大福接取。連夜跑到市鎮上。天明回來。忙與二人造飯。四人吃個飽。米金炎陪劉黃二人下船。送到南京。自去了。那騾車夫急急逃回。報知客店。正待報官。見二人回來。驚喜不迭。二人仍在客店住了半個月。無非典質度日。直待家人銀錢取到。方回杭州去了。却說林自建李策兩個。自那日卓秀家相別衆人。起程投徐州府來。於路李策商量道。我們犯了這等大罪。說不定官司。早晚下了海捕文書。我在南京城中。委實不敢住。以此

與林兄同來。路上只好小心些個。林自建道。李兄。你也忒仔細了。誰曾在俺們後面跟着。面上又沒金字刺了。誰認得來。李策道。不是你不知道。我是做公的人。多有熟人。認得的多了。林自建道。難道俺不是做公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只得隨他去。二人一路商量些話。不。一日。來到桃源縣城。正是將晚時候。二人入城來。落了店。看那街市。果然好喧闐熱鬧。只見市梢頭空地上。一羣人圍着林自建道。這般鳥亂幹甚麼。俺們且瞧一瞧。二人走近人叢間。看時。只見土阜上。柳樹下。一個說書先生。滿臉黑麻。一領皂衣。坐在高凳上。靠着一條板桌。正細細演說水滸傳中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段。聽他說得頭頭是道。活靈活現。衆人屏息不聲。林自建李策也聽得一時走不開了。原

來這說書的。本姓曹氏。祖籍秦州。亦因在家闖下了事。逃在江湖上。從小也曾讀些書。喜閱寓言傳奇。滿肚藏着奇異故事。亦且善會說詞。口齒伶俐。因在江湖謀生不得。便來這桃源縣。說書度日。且喜這桃源縣是個熱鬧城池。一面靠運河。一面臨洪澤湖。四處行旅商販。都打從這裏過。倒是哄動了多少看客。都道他好口給。委實耐聽。因他棲息在這柳樹下。面皮又麻。便叫他做柳麻子。他趁勢也改了姓。柳起個名兒。喚做柳敬亭。後來鬧動了名公學士。也都請他去說書。一時頗有聲名。當下林自建李策雜在衆人叢中。聽這柳麻子細說。那林冲入寨。正說得要取投名狀時。如何一日兩日。往山下去等。却等得到楊志來了。衆人眼汪汪只望着往下說。忽見柳麻子把醒木

拍的一聲。立時收科。站起身來道。明日再會。說着。返身轉柳樹下去了。隨有人與他收拾了高凳板桌便走。衆人方纔哄的一聲散開。李策林自建這纔省過來。始知身在桃源縣城聽書。看看炊烟四起。街市上有些人家。已點了燈了。便取路回客店。正雜在衆人中走。李策猛聽得有人叫聲。嘯雄兄。想道。誰叫得出我的表字來。回頭看時。只見一人跑將過來。却認得是錢塘縣裏當捕快的鎮江人高寶源。不覺大吃一驚。原來這高寶源向曾與李策爲公事上爭氣。心中不和。聽得李策與縣裏四個公人。押了林自建等三人送配穎州。一去不回。杭州府移牒穎州官吏查問。並無到來。後方查得在無爲州出事。也不明是何原故。只得疊成海捕文書。通行嚴緝。那時高寶源在縣

裏。還是當捕快。如今却調在錢塘縣衙內值差。因有公事。差發來這桃源縣。深知李策一應所爲。仇人相見。分明眼紅。當時高寶源叫一聲嘯雄兄。隨見李策回頭來探看。想道。果是這廝。你犯下彌天大罪。却兀目逃來在這裏。今日被我撞到手裏。當下跑將過來。滿面笑容。說道。嘯雄兄。想不到你在這裏。一向可好。李策被問得面龐飛紅。支吾答道。也就這麼過去。高寶源見了林自建。原也認得。却故意問道。這位阿哥。林自建照實通了姓名。高寶源與李策道。自你去穎州府後。我便因事出差。一向混在江湖上。嘯雄兄。那裏有甚麼差事。也挈帶我些。李策聽得高寶源這話。知他不明前事。也就放心。說道。小弟也正是投奔無路。高寶源道。我們難得在此相遇。且去市上吃杯酒。

細談說着。拖住李林二人走來。入酒館內坐下。高寶源假意兒十分慇懃。一面吃酒。穩住二人。一面借着由頭溜出店來。叫當地做公的去縣裏一報。登時縣裏派了土兵飛也似的來酒館上拿捕二人。不知李策林自建二人性命如何。且聽十九回分解。

此回收下米傅二人。兜轉劉黃下落。揭起李林。將七寶山前文一筆插入。有盤馬挽弓。左顧右盼之勢。

道人以左道惑衆。其死也宜。火焦鬼至此。乃亦用計。道人遂入其玄中。所謂智者千慮一失。愚者必有一得也。

柳敬亭一篇小傳。如此插入。看他寫得何等自在。此有二用。善讀者當知其故。文心似花如錦。涉筆恰到好處。

第十九回

肆淫威血濺揚州 勵忠烈淚灑許浦

話說高寶源賺得李林二人來酒館上。一面穩住二人吃酒。一面暗地裏使人報縣。縣裏當派下十二個土兵前來。李林二人不知高寶源是計。還只與他說些心中事。忽地見了衆土兵。似狼虎般奔將上來。團得密不通風。二人待要起來掙扎。早有捕快各把鉄索去二人頭上。只一兜。兜個正緊。沒命地拖出店來。直到縣裏大堂。知縣聞得是劫囚逃犯。案關非輕。當卽升座審問。傳高寶源上來。高寶源將林自建。米金炎如何殺死人命。迭配潁州。李策如何帶了縣差押解上

路。如何在無爲州境內私放囚犯。殺死公人。逃避不回。如何今日在市上相遇。自頭說了一遍。知縣喝問李林二人。李策只得照實供認。說如何押犯起程。如何在草橋驛被黑店強人害死四名公人。如何自己與林自建逃了出來。也細說了。知縣喝道。你那廝既是犯了強人劫殺。理應呈報當地官府。何故私放犯人。挾逃一處。今且問你。尙有配軍米金炎一名。逃往何處。着實供說。李策道。小人一時畏罪。不敢回報官府。是實。所說配軍米金炎一名。當夜在黑店鬧事之後。卽行逃去。小人不知下落。因這林自建。向在府中做監押。與小人相熟。以此逃在一處。知縣道。眼見得你那廝們。串通私放。本縣陳報上司。着實治罪。喝令將二人收禁在牢。一面移文。卽差幹人。與高寶源同。

至杭州府投呈。杭州府閱覽桃源縣來文。備悉一切。着押解已獲在逃囚徒李策林自建二名。來杭州府歸案審理。桃源縣接得回文。押解二人重至杭州府。知府發下錢塘縣審實法辦。一面申令嚴拿在逃配軍米金炎。一併治罪。自此李林二人復陷落在錢塘縣死囚牢裏。米金炎傅大福等。那裏還等得到音信。二人被禁在牢。只待秋後取決。却值李闖王兵逼京師。各部大臣自顧無暇。刑部那有工夫批發這等案件。以此把這事延擱下來。後來李闖王入京。皇帝殉國。一發無人顧問。到了福王監國。大赦天下。把重犯都改爲迭配守邊。以此二人留得性命。兩年以來。依舊在監中過活。畢竟二人生死如何。下文待表。如今且說霍海魏博。自來揚州乙總兵部下。一心勤奮効

忠。霍海雖是性躁。却有魏博在一處。又感史閣部乙總兵擢拔之恩。侯朝宗傅志澄作荐之力。二人那敢怠慢。乙邦才看在眼裏。不久便與二人升了把總之職。二人巴望率兵前進。殺敵建功。各顯身手。誰知這時。清軍追擊李闔王。已攻下西安。李自成向商州竄逃。攝政王多爾袞。便諭豫親王多鐸。率領大兵南下。史閣部聞報。馳檄總兵高傑。守禦徐州。不料睢州總兵許定國。與高傑不和。暗地設計。誘殺高傑。派發兒子私通清朝。接着又是靖南侯黃得功。素來與高傑有隙。派將遣兵。攻打高部。又是甯南侯左良玉。不服馬阮的氣。稱兵內向。史可法急的晝夜不安。一連上疏告急。吃那馬士英如沒事人一般。輕裘緩帶。只顧東賣官。西鬻爵。專事爬羅富貴。把一切緊要軍情。置

之腦後不睬。福王睡在夢裏。那裏曉得。百忙裏阮大鍼說甚麼艷詞雅譎。只顧消遣。還要與復社中人報仇雪恨。鬧得朝廷真如猴子跳戲一般。沒半星兒禮統。那豫親王多鐸率領大兵。自歸德府起程。一路擄掠過來。沿途郡邑。盡被攻陷。直由泗州逼到揚州。史可法聞報大驚。紛紛調兵遣將。急待守禦。那知總兵李棲鳳與監軍副使高岐鳳。已投清軍。驚報疊到。軍情如焚。史可法終夜不寐。連日親率軍校登城巡視。城中大小官員。盡來節署聽候鈞旨。紛紛會議防守。只見一人起立道。兵臨城下。只備一戰。諸公受國厚恩。城亡身亡。有何多說。衆人看時。却是乙邦才。史可法道。乙總兵之言甚是。吾與諸君相依爲命。只在此城存亡耳。說話未已。只聽得震天價一聲響。原來清

軍用紅衣大炮。射擊城樓。乙邦才聞驚。立即拜別閣部。出轅門來。一鞭上馬。飛也似馳至城下。登樓看時。但見城外清軍。萬頭鑽動。風掃雲捲。直撲向東門來。乙邦才急急趕到東門。指揮衆兵。只見一人似烏雀般。飛走在城牆上。手執強弓。連發數矢。下面清兵。應弦而倒。乙邦才看時。却是把總魏博。走不多遠。早見史閣部親率軍校登城。乙邦才接着。正待告稟。只聽得鼓鑼喧天。海螺亂鳴。原來清兵四面裏來。乙邦才急轉身來至北門。但見把總霍海。手持大刀。吼吼地督着兵丁把守。乙邦才叫道。吩咐些話。轉到西門。又與其他將士也一般發付了。如此往來策應。困守一日。清軍稍稍退却。當晚史可法與乙邦才都駐城樓上。督率兵士竭力抵守。天明時分。清軍又四面猛攻。

相持至晚。攻打不入。清軍疊用炮火猛擊。但聽得山崩般響。忽地攻毀城牆數丈。兵士紛紛下墮。清軍乘勢殺入。奔騰如狂潮一般。城內守兵。登時四面潰散。乙邦才連忙獲衛史公。却待避走。被亂箭射死。史公隨卽被害。一時清軍似風火般闖入城來。刀兵起處。血肉狂飛。真個天翻地覆。日暗雲淒。只聽得哭聲震地。哀號動天。一夜慘聲。殺到天明。街道上血流成渠。尸積成邱。殉難官民。不知其數。城中老少男婦。披頭散髮。赤腳踏屣。亂紛紛地。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時。只聽得一人大叫道。要活命的。都隨我來。衆人看時。只見一條大漢。右手執刀。左手提了三四個有髮辮的腦袋。火也似與清兵廝殺。這漢不是別人。便是霍海。衆人眼見霍海是殺韃子的。果然都跟了他來。

躲。在。後。面。霍。海。但。見。清。兵。便。殺。一。手。把。刀。亂。砍。一。手。提。着。一。串。腦。袋。使。得。如。銅。鎚。一。般。一。口。氣。便。殺。了。二。三。十。個。那。些。清。兵。見。他。如。此。兇。猛。也。略。略。退。開。了。霍。海。只。待。奪。出。一。條。路。往。前。直。殺。誰。知。手。中。的。刀。落。了。缺。口。早。是。殺。不。下。清。兵。見。他。砍。着。沒。力。發。聲。喊。反。攻。過。來。霍。海。見。不。是。頭。路。轉。身。便。逃。苦。了。後。面。跟。的。一。夥。男。女。逃。避。不。及。被。清。兵。砍。頭。劈。腦。殺。得。沒。立。脚。處。却。待。望。後。逃。來。那。知。後。面。又。是。清。兵。兩。下。夾。攻。盡。數。橫。死。在。地。霍。海。跳。將。出。來。死。命。殺。出。一。條。血。路。逃。入。小。巷。內。誰。知。巷。內。一。羣。清。兵。正。打。個。照。面。過。來。霍。海。乘。其。不。備。托。地。打。翻。兩。個。搶。下。一。把。刀。大。吼。一。聲。奪。路。便。逃。看。看。一。家。門。戶。大。開。一。脚。跳。入。門。內。直。至。廳。堂。半。個。人。影。也。無。再。走。裏。面。只。聽。得。樓。上。有。人。微。聲。

叫喊。霍海尋着扶梯跳上樓來看時。只見一個清兵。伏着一個婦人。正在床邊姦淫。却是四月裏天氣。兩個都剝得光光的那清兵。叉開婦人兩腳。似推車一般。兀自行事。霍海大怒。對準那清兵毛腿。上猛力一刀。斬下一腿。那清兵仰天翻下來。却待掙扎。被霍海對胸。又一刀。搠死。只見床上婦人。嚇得兩腿似打磨。霍海退出。正轉來隔房。却撞見三個清兵。劫了箱籠出來。霍海劈頭一刀。殺了一個。兩個逃走。了。入至房中看時。一個婦人死在床上。褲子剝在地下。肚皮漲得尺把高。兩股間盡是濃精白液。原來被三個清兵輪姦死了。霍海連走了兩三個房間。看看都是死人。房內都打得紛亂。情知是清兵搶劫走了。霍海返身下樓來。正待走前廳。只聽得一陣脚步聲。去門縫裏

張時。二三十個清兵進來。霍海匿在屏門後。看得將近。托地跳出。殺了兩個。拚命逃走。那清兵也不追趕。自上樓去。霍海這時也乏力了。走出巷子。思量那裏歇息。抬頭又見一羣清兵過來。霍海縮回。避在門後。聽得過去了。方始出門。走向巷子。只見挨家逐戶。大門洞開。走進走出。都是些清兵。霍海來到巷口。打量這家不見其人。便閃將入來。踏上門檻。觸脚便是一個死人。却是個老婆子。睡在血泊裏。霍海也不管他。進來裏面。乃是四簷齊的房屋。霍海直頭直腦走入堂中。正待坐下。只聽得屋後一陣陣哭聲。霍海跳出後面來看。又聽得似在牆外。却看不出。便登樓來。走到半扶梯。觸着脚。又是一個腦袋。血淋淋滾下來。霍海三步併做一步。跳上樓。打開後窗看時。只見一

羣清兵。廝趕着二三十個婦女。都是小脚似菱的。一路裊着走。一路眼淚汪汪的啼哭。霍海大怒。疾轉身待要去救。回頭見地下一個死人。不覺吃了一驚。原來是個女的。也一絲不掛。手中還抱着一個孩兒。頸子上的腦袋。却沒有了。霍海見了。兀自嘆道。北虜。北虜。霍海有一日出頭。殺盡你北虜方罷手。霍海再往後窗看時。只見清兵越聚攏來。擁着那婦女們在中心。一夥子走向別巷去了。霍海思量也救不過來。肚中饑餓。只得下樓來。走向廚房裏。打量有甚麼。只見飯籃向天。碗盤都碎在地下。霍海無奈。只得出來。走向別巷。但看到處都是清兵。好容易轉了兩個灣。來至一塊荒地上。有幾處草堆。正待坐下。只見草堆兀自動將起來。旁邊却伸出兩隻脚。霍海隨手一拉。但

聽得殺豬也似叫將起來。把草潑開看時。原來都是些避難的。匿在草堆下。足有十七八人。霍海搖頭道。也不曾見這般逃難的。當下仍將草與那些人蓋好了。也就在旁坐下。一時肚餓力乏。心內躊躇。思量史關部乙總部一行人。都到那裏去了呢。正設想間。忽見數十清兵。挺着白刀趕將來。霍海不敢戀戰。急忙脫逃。那草堆裏一夥人。盡被清兵抓起。有錢的磕頭求苦。放了。沒錢的都殺了。霍海奸幸奪出一條路。逃向街巷口來。那知劈面又遇一隊清兵。正提鎗掣刀。尋人殺戮。霍海返身便走。那清兵追將過來。霍海逃奔無處。只得迎前力戰。却是餓了無力。四面都是辮子散兵。看看不濟。正沒逃處。只見荒地邊大樹上。忽地跳下一個人來。發聲喊。抓着清兵亂殺。早是殺

翻了五七個。霍海看時。那人正是魏博。原來魏博也殺得乏力。街巷內更無躲處。便來這荒地裏大樹上坐歇。看得清兵圍殺的却是霍海。當時跳下身來。鬥清兵。霍海乘勢閃出。衆清兵都來趕殺魏博。魏博且殺且走。一地裏被清兵迫住。退入巷子來。殺了一陣。却見左邊有一條小弄。魏博買個破綻。跳入弄內。脫身便逃。再來至荒地上尋霍海。那裏還有影兒。尋了一日。只是不見。魏博想道。在此不了。眼見得殺幾個清兵。更有何益。只得且投別處。再計較。魏博連夜逃出城來。路上聽得瓜州儀徵。正在大戰。渡不得江。便由仙女廟。沿運鹽河來。於路只見男女難民。叫苦連天。且喜就地老百姓。都有善心。但有難民過境。一律招接飯食。以此魏博也不受餓。如此沿路行乞一般。

走向大江邊來。思量渡江急切不得便船。儘向東行。不則一日。來到通州地面。魏博在客店歇了一夜。次日。徑來江邊候船。自早至晚。候了一日。但見那江船都泊在南岸。招呼不應。正沒做道理處。只見一人慌忙跑將過來。拍着肩道。你這漢子。敢是姓魏。魏博回頭看時。是個老兒。忽然記起。却是浪裏霸王。金炎。當下魏博道。俺名魏博的。便是。老兒。敢是西湖上打魚的。米金炎了。如何在這裏。米金炎道。魏兄。你那裏知道。自你們走後。我家鬧得官司不斷。我如今在江船上做夥計。你自那裏來。還有那位霍兄呢。魏博道。也罷了。今日且喜遇得你。你問霍一龍麼。我與他兩個。東走關外。西走海。如今只落得一身。又把失散了。說着。便把來由講了一遍。只想渡江。米金炎道。你不

知道。爲是這韃子兵搶劫江船。奪到船。把人殺了。以此江船都不敢泊這邊來。只泊在南岸。你不遇我時。再也覓不得渡船。魏博道。原來如此。且不知何時得渡。米金炎道。要等半夜過後。方有熟船過來。這是我們船夥的船。你我且去吃些酒飯。再理會。米金炎接着魏博來江邊小鎮上。入至一家小酒店坐下。叫酒保料理酒飯。二人重訴來由。備細告說。米金炎問道。大郎今思投何處。魏博道。我承史閣部乙總兵提拔之恩。今不知二人生死存亡。我思量起。只得投杭州劉大老。去再作計較。米金炎道。也說得是。劉先生是個正人君子。說起他前此險些兒。被我這老鄉火焦鬼害了。便將傅大福剪徑的事。也述了一會。二人說些閒話。在酒店坐到黃昏來。至江邊邊。等候渡船。半

夜過後。果然有隻江船過來。也有好些船夥。在岸上等。米全炎與魏博下船。便與船上梢公打了招呼。留魏博在艙內安歇。二人卽在船中住了一兩日。只見江岸上紛紛大亂。遍地叫命喊苦。原來清軍已是渡江。攻破南京。一路劫掠過來。那些江船。早有清兵三五成羣。下來搜查。米全炎道。大郎。今日也只得與你去杭州了。二人不敢怠慢。匆忙登岸。走向東南來。向晚來至許浦。正待找客店住下。只見市上一人。篷頭垢面。如化子一般。忽抱住魏博。頓足大哭。口裏叫道。史閣部乙總兵。俱被賊害了。魏博聽說。叫聲阿呀。也跌脚呼天。淚不可仰。二人哭做一團。不知高低。正是

錦繡河山入盜寇。飄零國士落江湖。

欲知此人畢竟是誰。且聽二十回分解。

揚州十日。悲慘難狀。此則以霍海所見所爲。寫一片血淚。當時滿清殘暴。試問與張獻忠李自成。有何別哉。嗟乎。自古至今。所謂成大業者。乃如此耳。此作者所以嘆息於千古無是非也。（見作者起首自題詩）

由史閣部寫到乙邦才。由乙邦才寫到霍海魏博。文如蟬蛻而出。層層有次。最妙在接敘魏博。以清兵廝殺作渡。使讀者目光閃落。

許浦一段。僅僅百字耳。讀之如有千言萬語。何哉。以上面無數文情映照。故不覺此段包含之廣。而蘊蓄無遺。

血海潮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羅三娘負骨尋母仇 劉向臣焚廬徇國難

話說魏博與米金炎來至許浦。忽遇市上一人。看他衣服襤褸。形色狼狽。一時間幾不認得。細看方知是傅士澄。當時魏博聽說史閣部乙總兵俱死。二人相抱大哭。半晌方始收淚。魏博問道。傅先生何由至此。傅士澄道。一言難盡。且問霍把總亦無恙麼。魏博道。我與他失散了。先曾見他在城內殺清兵。魏博隨引米老與傅士澄相見。二人通了姓名。魏博道。俺們正待找客店。且去落店再說。三人走向街市入店來。取過面湯洗拭一會。坐下。魏博道。閣部與總兵何時就義。傅

士澄嘆道。聽得閣部跟前老軍說。城破之時。總兵爲流矢所中。閣部被賊所害。二公死得極慘。便是屍首也沒了。魏博流涕道。不殺此賊。不洩心頭之恨。傅士澄道。二公死得其所。忠烈在天。慚愧我等。不能追隨地下。可憐揚州人民。遭如此浩劫。不是逆賊吳三桂。何至如此。說罷。連聲嘆息。魏博道。傅先生何時出城。得來此處。傅士澄道。唉。也是天數。命不該絕。我在死人堆裏。睡了一日一夜。身上疊了兩個女屍。一地裏都是血。悶得死去。却又活來。那賊只道我已死。也不點看。耳邊只聽得一陣陣刀聲哭聲。餓得也快死了。又不敢起來。誰知來了兩個清兵。抓了一個女的。在死人堆旁邊。却待姦淫。兩個都要爭先。你搶我奪。鬧將起來。一個提起一刀。把那一個殺了。姦淫完畢。拔

步便走。我看在眼裏。見那殺的清兵。背上有個包裹。好像是乾糧。我便慢慢起了身。掙扎得出來。打開那包裹看時。果是一大疊麻麻。因此點得飢。方纔能走路。又在草窩裏歇了一夜。逃出城來。一路行乞至此。魏博道。却是天佑。不知傅先生近投何處。傅士澄道。我想投杭州去。尋我老師劉向臣。魏博道。正合我意。這位米老兒與我。也是去杭州。投奔劉大老。傅士澄道。如此一發有伴。倒使我有靠傍了。三人說些苦楚。吃了晚飯。一宿無話。次日。三人出店。離了許浦。取路向杭州來。將到常熟地面。只見一路老百姓提驚作怪。說道。韃子兵來了。慌忙關門疊戶。鬧得紛亂。走不多時。果見一隊隊清兵。沿途又搶劫起來。許多男女。吶喊逃命。魏博看得心頭出火。大叫一聲。欲待廝殺。

米金炎拖住道。使不得。這位傅先生。是個讀書人。倘有我們一鬧。把他失散了。不是耍處。魏博聽了不差。只得捺住性子。正在大路上走。遠遠望見一隊清兵。慌亂起來。死命的往前奔逃。三人見了納罕。不知是何緣故。再往前打看時。只見後面有一個婦人。背着青包袱。赤手空拳。追着清兵。一路打來。但被他打着時。立即倒地。米金炎喝道。好一路拳脚。這是何人。魏博只顧把眼看。那清兵却逃上大路來。米金炎趁勢攔住。打翻兩個。魏博興起。湊到手邊。奪得刀鎗。一連殺了六七個。都死在大路旁。漸見那婦人來得近了。魏博打一看時。兀自念道。這個婦人。也曾見過。猛可省悟道。原來却是小鐵腿羅三娘。魏博跳上前。叫聲三娘。那婦人抬頭一望。也走過來。看一看道。魏大

耶麼。魏博道。天幸今日相見。二娘安好。羅三娘道。大郎却去那里。魏博道。俺們待去杭州府。不知三娘因何來此。老太太好麼。羅三娘聽得問起他娘。不覺流淚道。我那浣花村。被這北方狗才。鬧做白地。一應草屋。都被火化了。却值我不在家。我娘死於火中。我只拾得一把遺骨在此。如今帶在身上。原來羅三娘背的青包袱。便是羅老娘的骨殖。羅三娘一面說。一面流淚失聲。三人嘆息不已。魏博道。三娘來此何事。不知現住何處。羅三娘道。我那里還有住處。只有天之下地之上。我聽得燒我那浣花村的北朝賊將。名喚甚麼拜尹圖。我只待尋着這賊。碎屍萬段。若是遇不到時。便殺了一夥狗才。也消得惡氣。以此奔來這里。魏博道。三娘。這個那裏尋他。既是三娘現無去處。俺

們同去杭州府商量行事如何。羅三娘道：大郎厚意，不是我不去。我待安葬了我娘，再行他事。且問這二位是何人。魏博隨將傅士澄、米老都引與羅三娘相見，也便說了來由。羅三娘道：既是如此，過日我自來杭州投尋。魏博道：你若來杭州，但到西湖上茅家埠，問到劉向臣先生，俺們便是投他去，定得相會。羅三娘道：如此便好，改日再會說罷。與三人作別自去。米金炎道：這個娘們也使得好拳腳了，亦且有孝心。你爲何認得來？魏博道：他便是北方鑣師羅長庚的女兒。米金炎道：原來是羅鐵腿的女兒，應得有這一手看家本領了。魏博道：他也知得你呢。便是杭州那年，我與霍海逃出來，在路遇了他，留得我等家去。說起你家媳婦兒赤腳傻娘，他便知道。米金炎道：鑣師家

出來的人。最是留心有武藝的。想是他也到過杭州。魏博道。正是。魏博便把那年與霍海。在路被他點穴一番情形。也說與二人聽了。三人一路說話。一路行來。只見沿途村鎮上。隨處有清兵。村鎮人家。都逃避了。客店酒店。盡皆收歇。三人東借宿。西討飯。有時被清兵斷住去路。又走不過。每日歇歇走走。行不到二十里路。原來那時清兵。似毒蛇猛獸一般。所過鄉村。盡成白地。抓着老少便殺。遇着婦女便擄。金銀財物。到處搶掠。松江。江陰。嘉定。這三處地方。殺得比揚更利害。城門口都疊滿尸首。河水變成血水。老百姓聽得北兵來了。真個魄胆逍遙。如着了狐鬼一般。那裏還敢安居。以此傅士澄等三人。自許浦起身。行向杭州。在路足足走了兩個多月。方到得杭州府。誰知杭

州早被清兵攻破了。只是杭州却比別處平安。多虧了大將方國安。是個通機變的。早定下主意投清。因此清軍也少殺了好些人。當下傅士澄等三人。一到杭州。脚不留停。直來西湖上茅家埠。探看劉向臣。誰知尋來尋去。尋不着。劉向臣茅廬。魏博傅士澄都來過的。回想就是這里。看看四圍枯樹。一片焦土。那裏有甚麼廬舍。急得去問左右樵夫。再三探詢。回說道。劉先生的茅廬。早是一把火燒了。他回紹興去了。又不在這里。這塊基地。便是他的。三人面面相覷。說道。如此怎生奈何。魏博道。只得且住客店再商量。傅士澄道。却是延緩不得。我們怎麼計較。速速須商定了。眼見得北虜薙髮之令極嚴。又且各處搜查。住在這里。多有不妥。米金炎道。我們便到紹興去也好。那紹

興城不見得便破了。魏博道。我有個去處。倒是穩便。傅士澄道。你且說是甚麼所在。魏博道。便是我們去年由山海關逃出來時。那個旱地金龍范老七。且投他的船上。教他挈帶我們去廈門。不好麼。傅士澄道。說得是。却是如何會得他。魏博道。他不是說各海口都有熟人麼。米金炎道。我在黃河船上時。常聽得說。熟地金龍范備好義氣。却不曾見他。既是你們厮熟時。最好我們便去。魏博道。米老在此。一發好了。你得得水路上勾當。俺們便去錢塘江叫一隻江船。去海口道問是了。三人議定。當下拔步便走。匆匆來街上吃些酒飯。直至江岸。正待僱僻。只見一人背着包裹。走下渡船。向沙灘上跑將過來。大叫米老。米金炎抬頭看時。似夢一般。一把揪住不放。原來那人不是別

人却是李策。米金炎道。真個令我眼珠望出血來。你却在這里。李策道。你那裏知道。我與林兄兩個急也急死。回頭望二人。這兩位是誰。米金炎道。這位傅先生。這位便是魏大郎。李策道。原來魏大郎也得相遇了。米金炎忙問林自建在那里。李策道。一言難盡。這里不是談話之處。我們且到茶店裏坐。四人走上高岸。來至望潮樓茶店坐下。李策開言。便說別後。如何至桃源縣。如何聽柳麻子說書。如何遇了仇人高寶源。如何被他賺入縣裏。如何解到錢泉縣。米金炎聽了。倒抽一口氣。急急問道。怎樣又出來了呢。李策道。命不該死。早應要一刀去世了。却被皇帝殉國。新皇登基。救下命來。這回南都失陷。北虜打到杭州。大將軍方國安。便命犯人充兵役。本來我與林自建。要迭

配遠惡軍州去的。以此倒便宜了。得赦出來。米金炎道。林自建現去那裏。李策道。你聽我說。我們兩個。充了兵役。便發在這江邊守江。一敗之後。行伍四散。我與林兄。走頭無路。林兄說道。受你老之託。做出這等事來。心下不安。因此他仍去南京會你。并投徐州府找小郎去了。我本與他同去。便爲那日我去茅家埠訪劉先生。劉先生剛接到家信。因他兄劉念臺先生。聽得杭州失陷消息。當日囑付家人。已是殞節。劉先生見杭州已破。早要把茅廬毀了回家。爭奈茅廬裏。只是一個書僮。收拾不及。他自己接得信後。坐臥不安。又想趕速回去。如此留我與他伏伺。我是以不能與林兄去了。米金炎道。唉。林哥兒此去。去得冤枉。我早去徐州府尋過了。那裏有王二。傅士澄。聽李策說。

劉念臺殉忠了。一連顛頭嘆息。隨問劉先生何時毀了茅廬。李策道。便是他接得家信後。慌忙教我收拾書籍。把幾隻書箱。寄在靈隱寺和尙裏。登時一把火。把茅廬燒掉了。他帶我與書僮。都回紹興。我今番便是從他家裏來。他叫我把書籍都拿回去。我剛剛渡江登岸。不想在此巧遇。傅士澄忙問劉先生在家何事。紹興情形如何。李策道。紹興這地面。早晚也是遭災。當初南京陷落。聽說是兵部尙書張國維。與大學士方逢年。他二人。去台州接了魯王以海。在紹興稱監國。方國安便是奉了魯王之命守杭州的。如今方國安已投了清朝了。清兵正往紹興攻打。也是早晚的事了。劉先生爲是看得不好。教我來拿書。只怕要出遠門哩。傅士澄道。他去那里。李策道。如今那裏還

去得。只有福建便是那唐王立了朝廷去投唐王。原來這唐王名聿
釗。向亦流寓在杭州。自從揚州失守。清兵乘勢直下。鎮海伯鄭鴻逵
率水師守瓜州。被清兵敗退。福王聞變。連夜逃鎮江。馬士英等都逃
至杭州。南京既陷。福王又由鎮江太平。逃到蕪湖。却被總兵田雄馬
得功起了黑心。把福王縛了。獻與清軍南都君臣。登時破散。鄭鴻逵
便率潰軍退到杭州。與戶部侍郎何楷。郎中蘇觀生。共奉唐王走福
建。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漳浦人黃道周。字幼平。號
石齋的。及南安伯鄭芝龍。卽是向日做海寇的鄭芝龍。因就撫以後。
封爲南安伯的。這三人在福州布政使署。備了行宮。迎接唐王。當時
文武諸臣。依次入朝。以黃道周爲首輔。進武英殿大學士。鄭芝龍鄭

鴻達都進封爲侯。一時失職官員都來覲王。以此劉向臣看得紹興局面立不住。便一心去福州。以身徇國。當下李策說起福州唐王的話。傅士澄三人剛從亂裏逃來。那知此事。便與李策問長問短。李策約略說了一會。魏博道。如此我們去福建。尤其得當。傅士澄也說不差。李策便問端的。米金炎說了備細。李策又問。傅大福如今在那裏。米金炎道。他把禿道人殺了。兀自在棲霞山住。南京失陷。我在船上被清兵阻當去路。不得往前看他。也不知他去那里呢。米金炎仍把別後情形補說一番。李策看看三人都是逃難出來。便去袋裏摸出幾兩銀子。與三人道。劉先生發付我的盤纏。還可多些下來。且與你們使用。三人稱謝收下。相別李策。自去僱船。至海口尋范金龍去了。

按下待表。且說李策別了三人。直至西湖靈隱寺。問和尚取了劉向臣書箱。不敢延緩。當日渡江。徑投紹興來。走到半路。只聽得紛紛傳說。紹興城已被清兵攻破。魯王早逃至台州。果然一路但見清兵逃難的。不知其數。李策這日正僱船行來。將到紹興城。忽見十幾個清兵。喝住去路。不問皂白。捉了李策。擁着便走。不知李策性命如何。且聽二十一回分解。

羅三娘生奉其母。死負其骨。孝思不匱。有如是哉。其父失於流寇。其兄死於鹽梟。其母死於滿清。皆死於殘暴者也。三娘之不幸。正所以寫當時民人之不幸。

劉念臺先生殉節。其弟宗白。宜焚茅廬矣。築廬於茅家埠之上。

可謂得所。焚之所以決其志之不居此也。猶首陽之遺也。此回爲明清交代。書中人亦作一關鎖。有志之士。至於其時。不得不流於海隅。

第二十一回

李策削髮走閩中 呂鳴擊眷居岡上

話說李策自杭州靈隱寺取了劉向臣書籍回紹興。正僱船行來。將到紹興城。突被清兵抓住。不問皂白。拖着便走。一面清兵又將那船扣留。搜查一遍。把三五隻書箱都扛到岸上。同着李策。一路呼喝過來。到得一處。看時。却是清兵營壘。已距城牆不遠。原來是城外一股守備兵營。當時紹興方被攻破。清兵滿處搜索行人。看李策遠路來。又帶得許多木箱。以此攔路抓來。當下清兵把李策拿到營內。告稟管營清將。清將出來。打量李策。是南朝老百姓。不曾薙髮易服。喝

令跪下。叫左右取過鞭子抽打。李策那裏肯跪。清將越怒。把李策拖翻。打得半死。清兵又報此人帶有木箱數隻。清將令拿上來。打開瞧時。箱箱裝着書籍。清將都點看過。打量李策無一樣值錢東西。卽命拖出營外斬首。內中有一個老兵告稟道。現下營內馬房裏缺少人用。且叫這廝發下那裏做奴才。清將聽稟。說道。既是如此。將這廝帶去使用。好時便休。不好時砍了。清兵拖起李策便走。正待向營後來。清將又叫回道。咱這營裏那容得南朝打扮。且叫這廝先剃髮。截了衣服。清兵答應一聲。一夥子擁着李策來馬房旁。叫一聲剃頭的來。只見一個大辯子兵弁。青布包頭。白條紮腳。惡狠狠地如劊子手一般。走將過來。打量李策一會。叫在板凳坐下。抓住李策腦袋。劈開前

半頭髮。掏出剪子。都截去了。卽去馬槽旁提了一桶水。搗一條手巾。猛一把裏來。淋在李策頭上。沒鼻子沒眼睛的淋得一身。又是些冷水。正值初秋。單衣薄裳。登時滲透衫褲。流到脚跟。一連發怔。那剃頭兵弁。却抓住李策腦袋。死命亂搓。好似落湯鷄。退毛一般。眞使李策哭不得笑不得。如此半晌。只見那兵弁去腰裏掏出一把方頭小刀。揪住李策腦袋。便橫割豎刮起來。把李策前半頭髮。周遭都剃了。却是髮硬刀鈍。早割出一搭搭血瘡。痛得如刺。那兵弁方纔將李策後半長髮。分做三道纏。論了一條辮子。李策起來。清兵隨將剪刀截了李策衣服。叫去馬房裏掃糞。李策此時。正被打後。捧瘡發作。遍身冷水一淋。痛得入骨。頭皮又被割出血來。自頂玉踵。無處不痛。想道。遮

莫死在這裏也殺他兩個一雙方消氣。看看四面都是辮子惡兵。手中又無凶器。只得熬痛來馬房裏做事。夜來清兵督住洗槽。又叫換廄底。做到半夜方已。卽命在馬兵床後宿歇。又沒被舖。只把些稻草麥桿來蓋了。次早天未亮時。馬兵喝叫飼料。李策只得起來。聽從去做。向午時分。馬兵叫李策洗鍋造飯。只見另一個馬兵提了一隻箱子來。劈開生火。李策看時。却認得便是自己取來的書箱。隨見又一個兵抱着一疊亂書。都來做柴草了。李策看的發怔。想道。劉先生爲這幾箱書不放心。特叫我去杭州取來。今被這夥強賊。如此糟蹋了。便是回去也難答話。早晚一把火。將你這座賊營。燒做白地。也抵注一死。李策想定。只待乘機行事。却被清兵左右看守着。不得下手。只

得權且聽清兵差撥。耐心做事。亦且勤儉。住了七八日。清兵看李策自守分。把他也放鬆些了。這一日。李策黑早起來。至馬房飼料。只見一個守兵。正在生火造飯。李策上前道。老總。咱們商量些話。咱那馬房裏。窗戶脫落了。須得重釘一釘。且把你這劈柴刀。借我一用。卽來歸還。那清兵道。你自拿去。李策轉過後面。提了劈柴刀在手。不聲不響。雙手舉刀。對準那守兵。猛力只一下。只見那兵悶地一聲叫。大半腦袋離了頸子。李策連忙擲下刀。舉起那一盆火。分做三四處。放個着。登時火光炎炎地燒起。廐中戰馬。見火亂嘶。馬兵聞變。都跳起身來查看。李策先自大叫火起。一聲吶喊。鬧動全營。紛紛趕來撲火。那火勢轉眼已透過屋頂。四面圍燒。人馬都着了慌。李策看得已鬧緊。

了。乘守兵不備。一溜煙逃出營外。拚命亂奔。多時。方纔停脚。天已大明。回頭望那清營所在。見淡煙四繞。人聲漸寂。料得火也熄了。李策生怕追來。繞由小路。躉入城中。城門守兵。見李策薙髮截服。已知爲新朝順民。不多盤問。放他入城。李策直來至劉向臣家。敲門半晌。方見一個僕婦出來。李策告明來意。問訊僕婦。誰知劉向臣與黃湘治。却往福州去了。只有劉夫人在家。李策求見夫人。僕婦入報。劉夫人出見。看李策這等模樣。不覺一驚。李策述明原委。劉夫人道。自你去杭州。老爺早晚提着心。只怕路上不安。鬧出禍事。等等你又不回。越發心焦。後來黃湘治少爺來。催着老爺速走。這裏又被北兵陷落。因此已去福州。臨去時。並說道。李某若回。也教投福州去。李策道。小人

奉相公所差。取不得這書箱回來。委實沒嘴臉相見。劉夫人道。書籍丟了罷了。只要人出來了。好了。却是老爺委屈了你。累你吃這般苦。李策道。夫人好說話。小人受相公好處多。理所應當。李策把話陳明要走。劉夫人吩咐僕婦去裏面拿出一錠銀子。與李策道。也是相公吩咐下。交與你的。與你路上盤纏。李策拜謝收下。辭別出來。自肚裏尋思道。我今被強賊硬把髮剃了。落得這般猥穢。那裏還像個人樣。眼見得出了紹興境界。依舊是大明天下。不知我的。只道是北來強賊。也吃人家疑猜。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將這般頭髮都剃了。便做個和尚也清爽。李策想定。來市上兌開一錠銀子。買了一領僧衣并短衫鞋襪之類。也去鐵匠店裏。現成選了一把戒刀。做一包兒包了。繫

在背上。走向街市，便來尋人削髮。那知這時城中百姓都鬧的鷄犬不寧。只有清兵派下的幾處剃頭匠。那裏肯與李策削個禿頭。李策一連走了好幾處。都是不成。只得出城來。走至村鎮上。看時一發逃得亂慌慌的。關門疊戶。半零半落。如遭了火災一般。李策想道。這般時。只得去寺院。告求長老剃度。李策行來。一路上留心廟宇。走了五七里路。遠遠望見樹林裏。露出一角黃牆。高高懸出一盞天燈。李策道好了。那不是寺院是甚。李策指向天燈處行來。穿過林子。早見一座古刹。山門上橫額寫道。古淨靈寺。李策踏上門階。急急敲門。半晌方聽得有人拔關。闢門出來。却是一個胖和尚。一見李策。嚇得縮步。接忙關門。李策推入道。和尚不慌。我不是韃子。爲被韃子擄去。禁在

營中。方纔逃將出來。有事拜煩師父。望勿相拒。那和尚一連推道。我這個苦廟。又沒甚出息。客官別處去。李策道。和尚。你聽我說。我是個安分的人。一不做賊。二不爲盜。今日想去福州投尋人。爭奈這個模樣。去不得。拜煩師父與我剃度。我願削髮爲僧。那和尚道。不成。不成。做和尚便做和尚。你自去尋人。怎麼倒來剃度。李策道。師父方便些。個。那和尚道。佛門有佛法。入我門來做我事。你自投別處尋人削髮。我這裏不成。李策說道。爲的兵慌。無處剃度。相煩師父慈悲。好歹與我剃了。那和尚一連說不成。一面把李策推出門外。李策大怒。揪住和尚。輪起拳頭。正待打下。只見大殿上走出一個老僧來。叫道。不得無禮。李策看那老僧時。清瘦臉兒。挺秀身裁。六十以外年紀。緩步過

來。說道你那漢子。有話竟說。如何這般動蠻。李策也就放下那胖和尚。與老僧道。不是我不講理。這秃驢忒不講人情。老僧問道。你爲何事。要與他講人情。李策道。我被北來羣賊拉去營中。迫我投順。今方逃得出來。待去福州投尋門路。思量這等面貌。見不得人。以此投奔上刹。懇與剃度。不想這胖和尚堅意不肯。且把我推出門外。豈是佛門方便之道。老僧道。我且問你。你去福州投尋甚麼門路。李策道。我待去那里。投一位劉先生。表字向臣的。是個中正無私的人。老僧道。這劉向臣。莫非是劉念臺的兄弟。諱做宗白的麼。李策道。正是。老僧道。漢子貴姓。李策道。小人名喚李策。表字嘯雄。嶺縣人氏。老僧道。裏面且坐說話。老僧便引李策入來。繞過大殿。至後面客堂坐下。那胖

和尚見老僧留納李策。心內氣憤。白着眼珠自去了。老僧又問李策道。劉向臣去福州。有何作爲。與誰同去。你可知得麼。李策道。小人聽得劉夫人說。是與黃湘治同去。老僧顛頭道。是了。原來他兩個做一處。李策聽老僧問得緊。便道。師父想是認得二人。不敢拜問上下何稱。老僧道。山僧亟可。曾與黃湘治相熟。却不曾與劉某謀面。也知得他爲人。李策聽說。忙翻身拜道。小人前次也聽得劉先生說。他與黃家少爺。在南京時。曾去棲霞山。拜訪亟可上人。原來就是師父。亟可道。只我便是。上月黃湘治亦曾來此。說起棲霞山一事。李策道。既是師父如此道法。拜懇收留。與小人剃度。則個。小人已帶得袈裟鞋襪在此。亟可笑道。諒你一片心。我便與你剃度。是了。今日時候不早。且

在這裏暫歇。明兒却再理會。李策大喜。重又拜謝。亟可問明李策一切來由。叫過行童。引李策去僧房。囑安排齋飯。留他宿下。次日。亟可果與李策剃度。依例受戒。一般俱照禮數。亟可又賜與幾件僧衣。仍賜法號。嘯雄。寺內衆僧不服。亟可道。爾等知悉。佛法無門。緣法是門。不有私法。那有佛法。這李策。今來本寺投託。自有一般心志。我與他剃度。便是隨緣。他若忠信做事。便是行佛。不在住不住。衆僧方纔無言。李策在寺。又住了一日。次早。披上僧衣。插了戒刀。背上包裹。拜別。亟可起行。取路走向諸暨金華。來在路曉行夜宿。只做頭陀一般。這一日。行到金華山下。已是昏晚。李策找客店住下。安放包裹。吃些便飯。卽自睡歇。日間趕路多苦。睡到昏昏入夢。正睡得好熟。恍惚聽得

房內有響動。李策驚醒。跳將起來。只見一條黑影。自窗外閃出去了。回看床中。腳邊包裹。已是不見。李策大驚。慌忙開門。叫店小二。叫了半日。店小二起來。李策罵道。你這賊店。把我這包裹偷去了。我這銀錢衣服。都包在一處。却教我如何趕路。店小二道。阿唷。師父。你怎麼不交明櫃上。這個地方。有的是賊。外來的人多了。我們那裏管得住。李策着急道。你們在這裏開店。難道不知本地這些賊。快快與我追來。休要使我怒鬧。店小二道。你這和尚。難道連一個包袱都管不住。出甚麼門來。李策怒道。你這潑賊。敢這般說。兩個吵將起來。店主人聽得。也就起床。問是什麼。李策告說。包裹被偷去了。要店裏追還。店主人道。師父。你不知。這個包裹。在這里失竊了。別說本店追不到。

便是官司也難想追尋。李策道：「難道這個賊是封王的？你休說這等鬼話。」店主人道：「我倒是好意見與你說。本店向有規矩，過客來往，不把銀錢衣服交明櫃上，倘有失少，不值本店之事。既你是出家人，我把話告知，你若不要這個包裹，除非去請求一個人追得還來，也未見得。你若不想去求請他，只好把這個包裹丟了。本店向不問過客失竊之事。」李策道：「你且說我去求請那個店主人道：和尙客路不知，這金華山上有一簇山峯，名喚振衣崗，崗上有一個呂大少爺，住在那裏。這人單名一個鳴字，表字不平，原是本地人氏，身出書香詩禮之家。比先這呂家，他父親呂太公在時，最是謹守家道，不問外事，誰知一人好不得，好了被人欺侮。這呂太公嘗被本地潑皮捉弄，一氣死

了。呂大少爺長來。爲的父仇。不多讀書。精習武藝。但凡江湖上有技藝的人。無不往來。專喜與人打不平。這金華管下一處處潑皮。都被他打盡了。以此諸色人等。不敢正面兒覷他。乃是此地一霸。混名稱做天下曉。自從諸賢起。直到衢州一帶。凡是江湖上行走的。都是他所管。如今他在振衣崗上。造了房屋。把家眷都接在那裏住。和尚這個包裹。除非求他。不消三言兩語。自然歸還。若是不時。便官司也難追。李策聽說。問道。此去振衣崗。有多少路。店主人道。不遠。就在前面山峯上。多則不過二十里山路。李策道。如此說時。只得去找他了。二人說話。轉瞬天明。李策不敢延遲。吃些點心。接忙出店。依言投振衣崗來。不知李策如何會得呂鳴。且聽二十二回分解。

李策出場以來。未曾詳傳。此回特寫李策。寫來又與衆人不同。使傅霍魏三人。處在清營被擄之日。未有不天鬧天宮。即在淨雲寺求度之時。亦打得和尚粉碎矣。而李策不然。自有其機警。忍耐之處。

李策與米林又不同。李策言語。每帶有公事人口吻。及其怒也。一若鹽梟也者。皆不脫其本來面目。打法亦與他人不同。故自爲一人。不可混過。

由李策叙出。可反映前文。由李策傳出呂鳴。揭起後事。

第二十二回

李頭陀巧遇米夫婦 霍一龍浪進黑林耶

話說李策聽店主人言語。投向金華山上尋呂鳴。一路沿山走來。約走了五六里。見山下樵夫問道。此去振衣岡。打從何處爲便。那樵夫道。若走小路。由此上去較近。只是難走。大路在前面。有一座石牌坊。靠右轉灣。一經直路。倒是好走。你莫不是尋呂大少爺麼。李策道。正是。再問阿哥。不知他在家也不在。那樵夫道。呂大少爺清早多在家。師父走得快些。也會得着。李策道。如此由小路去便了。那樵夫道。這條路難走。我勸你還是走大路的爲是。李策依言走大路來。走了三

五里果然有所石牌坊。便右轉上山。可見三四個漢子。跑下山來。李策問道。哥們。借問一聲。往振衣岡。是走這條路麼。那漢子道。不差。你敢是尋呂大爺。一直上去是了。李策急急行來。只見山勢漸削。那路途也越走越窄。走不到兩三里路。李策已有些氣喘起來。正走的乏力。忽見斜刺裏颼地一聲。一支冷箭從空飛來。對着李策額角。相差只一線。李策連忙閃開。只一綽。綽在手中。抬頭望得遠遠樹枝裏。有一個人。騎馬勢坐着。李策想道。原來這裏還有關子。但凡江湖上。見得來路和尙與女子兩種人來拜。最是畏忌。先必戒備。看得是那一流門戶。長的甚技。方敢相接。李策明白這些進出。尋思這條路。倒不好走。只怕有失。不如先作個道理與他。李策當時就脫下海青。搭在

肩上。把手中的箭。仍擲還那人。這便是顯示自己是來投謁的。不是來較量的。如此一直上山。也沒別事。早望見頂峯上。一座院子在眼前。只覺山勢越發峻削。儘是壁挺的羊腸小道。李策使勁急走。兀自喘氣。只見路旁尖刀石上。坐着一個漢子。說道。和尚那裏來。呂爺不在家呢。李策一驚道。小僧專來拜謁。不知呂爺却去那裏。那漢道。你且上去再問。李策走上。到得山頂。只見鏡面也似一塊平地。一周遭都是竹籬。對中一門。直通院子。李策入來。早有人接引道。和尚這廂且坐。爺往後山打獵去了。少時便回。李策忙披上海青。隨同那人入至裏面客堂坐下。只見堂榭嶄新。花木擁簇。右廊下槍架上。武器都全。左廊下精雅小寶。滿壁圖書。李策左右觀看。那曾知身在高岡上。

早有小廝端上茶來。約坐了一頓飯時。只聽得院內一片聲。傳說大爺回來了。不多時。只見十幾個漢子。簇擁着一個後生。走大門進來。看那後生時。穿一領鴉青白袂圓領。繫一條玉環鴛鴦長縵。生得面爲冠玉。目似流星。不過二十餘年紀。笑問從人。客在那裏。只見方纔接引的那人。忙來客廳打話。說呂爺來了。李策立即起身相迎。隨見呂鳴滿面笑容。走入門來。拱手道。法駕枉顧。多失迎候。不敢拜問。上下何字。一面相讓坐下。李策道。小人俗家。姓李名策。法號嘯雄。新近出家。聞知呂爺十分英雄。小僧夜來在山下客店投宿。自失檢點。丟去包裹。小僧動身不得。以前來求請呂爺。呂爺道。和尚緣何來此。李策道。小人被清兵擄去。逃出營來。在路出家。將去投奔福州。路過

比間。呂鳴問道。所失幾何。李策道。便只是小僧隨身包裹一個。所失實屬細小。只是小僧單身到此。前途迢迢。起程不得。呂鳴顛頭叫道。四五个漢子入來。說道。量他是個僧人。遠方來此。不易。是誰幹下這事。壞我金華山名氣。速將原物追還與他。不得有誤。若還再有此等事時。休說我無情。漢子們聽說。齊應一聲。便如飛下山去了。呂鳴又問李策道。師父向在何處。今去投奔福州何事。李策道。小人向在杭州做公。爲送囚徒起程。路中出生意外之事。以此逃在江湖上。多承劉向臣先生。招收在家。今去福州。便投奔他。呂鳴問道。你在杭州。可得知得浪裏霸米金炎那人麼。李策笑道。咳咳。就只爲他的事。呂鳴驚問何故。李策從頭說了一遍。呂鳴跳起身來道。我教你見一個人。呂

鳴說罷。回頭叫小廝說些話。移時只見一個後生入來。李策看時也生得十分文靜。與呂鳴上下年紀。正是方纔上山時騎馬勢坐在樹上放冷箭的那人。李策起身相迎。呂鳴道。好教師父得知。這位阿哥不是別人。浪裏霸的大少爺。掠水燕米小元的便是。李策大驚道。原是小郎爲的你尋得苦也。米小元便問這位師父是誰。呂鳴略說一番。米小元撲翻身便拜。李策連忙回禮。呂鳴道。且坐說話。三人依次坐下。米小元道。師父因何至此。不知我父現在何處。亦曾在那裏與師父相見來。李策道。說來話長。李策便將林自建私放米家父子以後。米老如何投案。如何拉得金潤生到衙對質。官司如何把林自建與米金二人判配潁州。自己如何帶領四個公人防送起程。如何在

草橋驛黑店出事。如何會得七寶山傅大福。共是四人。走南京尋王二。如何在南京會得卓秀。自己與林自建如何起程。如何在桃源縣撞着高寶源。重又被捕解到杭州。如何得赦充軍。放出囚來。如何在江邊遇米老魏博一行人。自己如何與劉向臣取書籍。被清兵擄去。如何逃將出來。在淨雲寺。遇了亟可上人。承他剃度。如何將投福州。夜來在山下客店。失少包裹。以此登岡前來。自頭至尾。源源本本說了一篇。米小元聽說罷。翻身重拜道。天賜其便。得師父如此來山。我父子相會有日了。李策連忙還禮。扶起米小元坐下。說道。小郎快莫如此。請坐說話。正要問小郎如何來這裏。米小元道。自從小人出得杭州府。逃去南京投王二。小人夫婦倆。不合住在王二家中。被那左

右潑皮紛紛疑猜。只說小人自那裏逃來。王二聽得心下不安。便與卓九郎商議。待去徐州。小人夫婦等着父親不來。只不肯走。王二接連催說。只得與他去了。我等三人。到得徐州時。本待賣技度日。暫時避難。誰知那徐州。遠不如從前。老百姓慌慌避亂。不得安居就業。落得市面蕭條。一天不如一天。俺們三人。牽強住得半年。皆是王二多管顧。小人夫婦。怎生過得。早是要走。却等我父又不來。便回開封府老鄉。思量與人幫閒打雜。那時王二也爲徐州無出息。却轉蕪湖去了。小人夫婦。相別王二。到得開封府看時。那知更不如徐州。不但無事可做。連大米飯。都難得買處。小人尋思無計。夫婦二人。只得混走江湖。一連南下。到信陽漢口武昌。隨處作家。又走九江。南昌。饒州。

重入浙江境界。如此混得兩年有餘。却來到這金華地面。小人夫婦兩口。正在城中賣藝。多蒙呂大爺看覷。留得小人夫婦來家。忽忽也有兩三個月。不道今日遇到師父。却是天幸。但不知我父現去廈門。往那個去處勾當。定在那里也不在。李策道。我在江邊遇着他時。聽得他說道。去海口上。搭范金龍行船。走廈門。那范金龍是個海上有名英雄。一問便知。我也打算到得福州。你去尋他。這個不難。米小元道。如此我與師父一同去罷。李策道。一發好了。說話間。那漢子們已是回山。追得李策包裹回來。告呂鳴道。原是山下跛小人所做。我等把大爺的話吩咐他了。以後再不敢。呂鳴道。你們去與跛小人說。若有正項缺用時。儘管來我這里支取。休得如此胡鬧。漢子們道。有甚

麼正用。只是好賭。昨夜裏博得乾了。因此做出這事來。呂鳴笑道。你看這小跛是個人麼。呂鳴接收包裹與李策道。師父瞧瞧。有無失少。李策收下包裹。感謝不盡。米小元來至裏面。告知巧娘。具說父親下落。巧娘自是歡喜不迭。夫婦兩口。商量與李策同去福建尋父。呂鳴聽說。便道。卽是要去。也不待頃刻之間。且寬住幾日。有何妨哉。一面留住李策。當日殺豬宰羊。宴請李策等三人。衆漢子作陪。席間李策便問王二現今究在何處。米小元道。自與他徐州一別。亦無消息。當時據說去蕪湖。也不過是隨波逐浪罷了。米巧娘便問霍海魏博在西湖上。闖下人命。畢竟逃至何處。如何魏博倒與父親在一處。李策也把魏博說的情由。告知二人。三個無非說些過去之事。也與呂鳴

較量些拳捧。呂鳴只不肯放三人便走。一連留住四日。皆是宴飲。米小元道。小人夫婦兩口。多承呂爺管顧。甚是不安。日後但有進展。自當圖報。李策道。我不道失了包裹。得了這一般交情。皆承呂爺之賜。呂鳴道。何足道哉。我們豈在此區區之意。當下李策與米小元夫婦堅辭待行。呂鳴情知留不住了。叫家人取出一盤銀子。送與三人盤纏。三人拜謝收下。辭別呂鳴。米巧娘入來裏面。辭別呂鳴妻子馮氏。馮氏送至大門自回。呂鳴帶了從人。直送三人來山下。正走經放箭去處。李策笑道。前日子我上山時。若不是還一個關子。只怕不到山頂也休了。呂鳴道。師父休怪。我在這裏住。免不得有尋鬧的。山上衆人。却不曾見師父這等面目。知是來路。小郎曾與我在山前山後照

顧。以此試探一回。便是師父不接住那支箭時。也不傷害。小郎看得親切。終留一線之差。李策道。這箭也射得好了。李策與米小元夫婦三人下山。呂鳴送至大路上。三人拜別呂鳴。自投福建去了。這裏呂鳴亦與從人回山。不提。却說林自建。自與李策出牢。發配杭州守城。杭州失陷。二人逃出戰火來。當日李策自去投尋劉向臣。林自建思念米金炎父子。放心不下。便取路仍投南京卓秀家來。這時杭州至南京。一路州縣。都被清兵佔據。凡有老百姓。不薙髮的。格殺不論。林自建自肚裏尋思。我雖是犯罪的人。逃了出來。死也死得乾淨。怎來投順你北賊。只是禁令如此之嚴。一路盤查極緊。倘使這般過去。也枉自送了性命。倒不如打扮道人。兩得其便。林自建造定。便去市上。

買了道冠道服。置了一把防身背劍。一應到打扮舒齊。卽日起程。投南京來。不一日。來到常熟地面。天色將晚。林自建急急行路。想趕宿頭。正走之間。只見路旁大樹後。托地跳出一個人來。手中挺着棍棒。喝聲住。林自建看那人時。好大身裁。依然大明服飾。林自建道。漢子。貧道逃難經此。正是無奈。說話未了。只見那漢挺着棍棒。劈頭劈腦打來。林自建大怒道。你那廝。直這般欺人。立去背上拔出長劍。來鬥那漢。兩個在路上廝戰起來。鬥了二十餘圍合。不分勝負。林自建暗暗納罕。想道。好一條莽漢。我也不與你廝併。買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便走。那漢拖着棍棒。便追來。林自建飛也似的前跑。那漢如火一般後追。看得將近。挺着棍棒。望林自建腦後打來。林自建先聞得一

陣風。早自避開。手提長劍。迎面與那漢又鬥起來。鬥了二十餘圍。合仍不分勝負。林自建跳出圈子。又走。那漢一發追將上來。林自建想道。今日老大晦氣。却遇到這個沒頭神。便返身來叫道。漢子。你儘管追我做甚麼。那漢並不打話。又是一棍棒。林自建忙把劍來隔了。說道。漢子。你做甚麼儘追我。那漢道。潑賊。說甚麼閒話。老爺只要你王道士一條命。不要別的。林自能想道。這廝原是我認錯了。說道。我不是王道士。那漢道。便不是王道士。也只要你的命。說着。又是一棍一掠。腳跟打來。林自建跳開身。心內尋思。這廝敢是有瘋病。大聲叫道。漢子。你是兀誰。我與你無怨無仇。那漢道。老爺霍一龍。你這賊道士。難道不知。今日不是我。便是你。林自建聞得霍一龍忙叫道。

霍兄。我不是王道士。你認得魏大郎米老兒麼。那漢聽說放下棍棒。道。你說甚麼。林自建道。你不是姓霍名海。綽號震山倒的霍一龍麼。那漢道。只我便是。林自建拱手道。霍兄好了。我不姓王。姓林。名自建。行號黑林浪子的便是。爲的你與魏博在西湖上闖了禍。我與米老兒。被官司迭配潁州。如今因事逃在江湖上。一言難盡。霍海道。真的不是王道士。也有這般相像的人。你說魏大郎米老兒怎麼。林自建道。若將來由述了一會。並言如何打扮道人的原故。霍海聽說罷。便拜道。林兄休怪。俺是個粗魯漢子。前日在路被王道士那廝捉弄。害得俺沒走處。今見林兄與王道士面貌相似。衣服無異。以此冒認。林自建道。霍兄。今去那里。霍海道。自在揚州城。與魏大郎失散。一向尋他。

不着如今正無投處。林自建道。俺們且去前面市鎮上吃些酒飯。再說話兒。霍海道。最好。二人一路說話。不覺天色昏黑。急急行來。走了一陣。抬頭看時。叫聲啊呀。只見前面一帶江水攔住。再沒去路。原來霍海浪追林自建。林自建慌不擇路。只顧前奔。二人早走錯了路。思量回頭。却是黑夜路。又生不知投處。正沒做道理時。只見遠遠蘆葦叢中。一顆燈火。搖出一隻船來。二個說道。好了。便陪個小心。且叫他來渡一渡。不知那船渡得二人也未。且聽二十三回分解。

此回傳呂鳴。別是一副筆墨。初讀之。只謂客店失物。係楔出呂鳴耳。而不知實爲叙出米小元夫婦。看呂鳴與米小元寫來。又一是另樣人。

林自建爲尋米家父子。偏遇霍海。李策不在米家父子。而米老與小元夫婦皆不期而遇。天下事累皆如此。文亦如其事之變幻。

林自建與米老爲同鄉。又有舊日之恩。故其思米老一家也甚切。李策則不同。李策與劉向臣同鄉較近。故李策隨劉向臣靈便。而林自建則否。

霍海之於王道士。不必更寫其如何捉弄。但見其浪追之狀。已知受害非淺。林自建視霍海無仇。故頻頻回首告語。此非林自建之怯懦也。

血海潮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衛世昌水劫福山船 霍一龍火燒白圭寺

話說霍一龍林自建。惘惘奔至江邊無路。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二人叫道。船上大哥。俺們步路至此。求請方便。渡一渡。多多給錢。只見那船緩緩搖來。船頭坐着一人。頭戴氈笠兒。魚人打扮。把船搖到岸。望着二人道。你們兩個半夜三更。做甚麼來。這裏林自建道。遠來失路。阿哥與我方便。請煩擺渡。則個。那人把船貼近江岸。接二人下船。只管搖向江心來。却不擺渡。二人心疑。正待動問。只見前面來了一船。船頭上一人。也是漁人模樣。把氈笠兒蒙着頭。聽那人叫道。

小衛可有甚麼油水。這邊船上人道。只是兩個乾貨。沒地裏投來船上。說不得油水。二人聽得。方知着了道兒。只叫的苦。但聽得那人道。小衛把船搖擺來。咱瞧一瞧。早是兩隻船一來一往。併在一處。只見那人探頭過來罵道。這個賊道人。又不是好貨。早結果了他乾淨。說着。跳將過來。手挺闊板刀。喝道。曉事的。脫了衣裳下水去。霍海提着棍棒。托地起身。罵道。潑賊。你敢怎麼。那人大怒。趁手一板刀劈來。霍海忙把棒隔了。躲在一邊。那船震得似風車兒一般。只在江心打旋。林自建思量。又不識水性。如何與他掙扎得。只得告道。好漢。俺們有的都與了你。留我二人性命去彼岸。且放過這一遭。那人道。說甚麼話。老爺殺人須見血。留你何用。林自建道。我死了也罷。只是兩個朋

友。多早晚等着。害糟了人。那人道。你說甚麼。是誰等你。林自建道。要說起這兩個朋友來。江湖上大大有名。一個是浪裏霸米金炎。一個是火焦鬼傅大福。那人聽說。叫聲作怪。一手抓住林自建。一手除下頭上氈笠兒道。你看。認得我麼。林自建一見。直跳將起來。原來那人正是傅大福。急叫道。傅兄。小弟林自建的。便是。傅大福抓近看一看。說道。果真却是林兄。險些兒害了哥哥性命。我只道是禿道人一般。再不防哥哥做了道士。撇了板刀便拜。向霍海道。這位漢子。是誰。林自建道。也是路上遇得。便是姓霍名海。綽號震山倒的霍一龍。傅大福拜道。多聞得霍大哥好名聲。誰道這里却相見。霍海道。漢子多早晚在這江面上幹賣買。林自建道。這位傅兄。就是小弟所說火焦鬼。

傅大福的那人。霍海拜道。我道呢。原來是傅兄。倒是今日走錯了路的好了。傅大福讓二人坐下。叫小衛把兩隻船前後併着。搖向江心來。一面問林自建道。你與李策去了這幾年。便尋不到米小郎時。也通個信與咱們。却是做甚麼忙。林自建道。那裏是忙。只是沒事。關在牢裏。若不是皇上殉國。俺兩個早做了第二世人了。還待得今日麼。林自建便把那年在卓秀家相別說起。中間怎麼在桃源縣被害。怎麼解至杭州。怎麼出來。備細說了一遍。傅大福道。你也不必去南京了。米老與我早來至這江邊勾當。他在江船上做夥計。我本在棲霞山幹些賣買。那知南京被北賊攻破。一路殺人放火。我在那裏住不得。再來這江船上尋米老時。那裏有人。連江船也沒有了。虧得遇了

我這兄弟小衛。如今在大江邊有一座山。名做福山。結下一個山寨。雖比不得我那七寶山人多。倒也住得。因此留我在山中。這小衛名喚衛世昌。德州人氏。比先在七寶山時。原是我的老伙伴。是個爽直的漢子。只爲近日山上欠糧草。夜來在這江邊。等些過往。還是前月奪下兩播船。方纔發利市。想不到遇了你們兩個。你若不早說。俺們也攪得水裏去了。林自建道。你打扮着這個樣兒。我也看不清。便是你。傅大福道。林兄。如今天地翻了身。這夥北賊。如豬狗一般。頭上都拖着尾巴。咱們沒尾巴的。難得行動。以此蒙着氈笠兒。扮做漁人。林自建道。我也是如此扮了道人。這位霍兄。倒是直挺挺的。依舊是這個模樣。霍海道。怕甚麼。他要短我一根頭髮。我便要短他一個腦袋。

傅大福道說得是。便是小衛叫我這樣扮着。管他娘的來便來。去便去。我也扮不得這得鳥相。明兒便丟了。林自建道。且住。若是出來時。畢竟還是暗藏些爲是。傅大福道。且不管他。你們兩個都到山上住了。米老早是去過徐州。何曾尋得着王二。你也不必去。林自建道。這般說時。連米老也沒處尋了。傅大福道。那裏尋去。說不定如今夜一般。不尋他時。倒會得了。三人說些話。把船一路駛來。約有一個多時辰。到得福山下起岸。傅大福叫衛世昌見過二人。把船交與山下伙伴看管。四人打起火把。走上山來。已是半夜過後。衛世昌命小校安排酒飯來吃。一宿無話。次日。傅大福衛世昌在山上。晏請二人。堅邀在寨住下。二人住了五六日。霍海要走。林自建道。霍大哥那裏去。霍

海道我自與魏大郎失散。逃出揚州城來。一心想投個穩便去處。這江南江北地面。都被韃子霸佔了。再住不得。但聽說福建那裏。還是一般朝政。說不定大郎也去那裏。我便打算投福建去。林自建道。說得是。我也要去南京卓秀家探一探。畢竟米老在那裏也不在。傅大福道。你們都走了。只落得我在這裏。這個不成。留住二人。定不放走。霍海道。兄弟我若去福建。安得身時。便來找你。安不得身時。也來投你。日後再得相會。傅大福道。這個是了。林兄去做甚麼。米老再也不會。在卓秀家住。你又不曾捕蛇。白走一趟。幹甚麼。傅大福留不住。霍海。只把林自建抓住不放。林自建只得住下。當日霍海起行。衛世昌道。霍大哥遠去千里。須得多備盤纏。這裏有的金銀酒器。霍大哥

且取些在身使用。傅大福聽說。連忙叫快取來。都與霍大哥帶去。做路上盤纏。霍海收了一半。相別三人下山。取路投向福建來。於路只見破城殘鎮。兵亂以後。一派荒涼之狀。霍海不便走經鬧市。只從山野僻徑行來。但凡滿清官吏不到之處。也見有老百姓舊時打份。依然過昔日歲月。霍海在路。倒自平安過來。不曾如何盤查。約走了一個多月。來到浙東境界。看看已是嚴州地面。這一日。問明宿頭。趕程行來。向晚時分。來至一個小小市鎮。名喚周應鎮。霍海肚餓。待想買些酒飯吃。再落店。只見市上挨家逐戶。把門關得緊緊的。不但無酒飯。也不見有一處客店。霍海想道。見鬼也耶。到不是來到酆都城。連人影也沒半個。在街頭立了一回。正不知敲那家門戶纔好。只見街

心豆腐店。一個老兒開出門來。打着風燈。急急有事一般。霍海上前問道。老兒。那裏有酒飯買。并那處是客店。老兒不防黑地裏有人。抬頭看霍海這般狀貌。兀自嚇了一跳。半晌答道。客官。這等時勢。那裏還有酒飯客店。便是有時。也不敢開了。說着。便返身匆匆走了。霍海叫住道。老兒。過路人與你問個道路。這般烏亂幹甚麼。老兒一面走。一面回頭叫道。客官。只得到鎮後。去白圭寺裏宿一夜。這市上再沒住處。我有要事。客官休怪。老兒說話未了。早俯着頭走得老遠去了。霍海罵道。也不見這般沒頭腦的老東西。再看那豆腐店時。早把門關得默默靜了。餘外也不見有人。便是燈火也不見一顆。實海想道。今日撞在陰司裏。敢是鬼打牆。再沒開交了。一時無奈。只得依老兒

的話。來市鎮後面。尋那白圭寺。摸來摸去。走了半日。聽得鐘聲。按着方向行來。果見有一座寺院。來至山門前看時。也把門關得密不通風了。霍海輪起拳頭敲門。擂鼓也似敲了一陣。只聽得裏面一隻狗。叫得亂響。却不見有個人出來。正是肚餓心躁。渾身不自在時。忽見背後站着一人。說道。儘管敲甚麼。霍海回頭一看。星月下。見得是個和尚。霍海道。你們這個烏寺。難道裏面沒個值門的。那和尚遲疑答道。本寺夜來不走前門。客官那裏來。却緣何事。霍海道。遠來過路。想在這個市鎮上。買些酒飯。落店歇宿。不想這街道上。都睡得如死人一般。還虧豆腐店裏老兒。指說。以前來上刈。請煩方便。與我宿一夜。清早卽行。一發算還房錢。那和尚道。既是如此。待小僧稟明師父。

肯時。但宿無妨。霍海道。不管師父肯不肯。我今日只得在你這寺裏住了。那和尚轉身由寺左小弄內入來。繞至後門。原來夜裏。但自後門進出。以此敲着前門不開。推入後門。便有人接應。霍海一腳跟進。緊隨那和尚走來。那和尚見霍海這般形狀。先自有五分懼怕。那敢阻擋。二人一直由大殿。經僧房。來至方丈前。那和尚與霍海道。客官且坐。待小僧入稟師父。霍海在外等了一時。只見一個胖和尚。三牙鬚髯。一臉橫肉。探頭出來看。一看。在裏面大罵道。誰教你把這等人。是否便引了進來。又不教外面坐。却到這個所在。你知得本寺法度。僧人勾當。却這般沒分曉。速引他去香伙房間睡罷。休教在這里坐。只聽那和尚滿口應。是一時出來。與霍海道。客官隨我來下處。霍海

隨那和尚行來。自肚裏尋思。這個賊禿。厭惡我來住宿。却使出這般面孔。休教撞在我手裏。當下那和尚引霍海來至一處。叫香伙張上燈來看時。却是一所柴間。靠壁一張梭棚。灰塵積寸。滿地都是泥塊。霍海看了。縐眉。只得權且宿了。那和尚叫香火拿了一條席子。一條薄被鋪下。霍海道。相煩師父。肚子餓了。與俺買些酒飯吃。一發算錢。那和尚道。客官。你好沒分曉。方纔留得你來時。我被師父罵得狗血噴頭。你也該聽得。這會子又要甚麼酒破。這個時候。便齋飯也沒了。那裏更有酒飯。你便再多出錢。也沒買處。我是個小和尚。做不得主。客官。你還是將就睡了罷。明早好生上路。休要囉唆了。霍海聽說。喝道。甚麼話。難道這樣一個寺。連齋飯也沒一碗。我不信。定要吃了方

睡不睡猶可。不吃可不成。你們這些禿驢。忒會欺生。老爺性發時。直殺得你半個不留。那和尚聽得霍海發怒。一溜烟逃去了。香伙說道。客官莫要使性。我與你去廚房裏看一看。有時會來與你。香伙去了。好一會。拿了一碗冷飯。上面放些豆腐。端與霍海。霍海餓得沒開交。扯來兩口。便吃光了。氣得一言不發。兀自睡下。香伙把門掩上去了。霍海那裏睡得熟。想道。我自去廚下尋些吃。不見得便。只有一碗飯。假意睡了一晌。聽得人聲盡寐。霍海便悄悄閃出門來。走向甬道。穿過一重門。便是僧房。沿僧房走來。看看都睡靜了。又不知廚房在那裏。正沒找處。只聞得一陣酒香。隨風吹來。霍海兀自嚙饞唾。四面打量時。又不見有響動。只見對面淨樓上。隱隱有些燈光。這時黃昏過

後。月輪上來。月光映到窗戶上。越發看不清裏面有燈影也無。霍海一直趑將來。摸着扶梯。一步步踏到樓上。早聞得酒香滿鼻。也聽得細細地有人說話。極其輕微。霍海聽得人聲處。捏手捏腳走將來。瞥見一線燈光。自門縫射出。霍海走近。去門縫張時。不覺吃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和尚。便是方丈內那個有鬚髯的和尚。抱住一個粉頭。靠床前一排兒坐着。揪肩搭背地。口對口。正在吃酒。春臺上放着嫩鷄。鮮魚肥羊。滿滿一台。打邊一張半桌上。正把暖壺架在燈火上。溫酒。那燈火和蠟台旁邊。都有燈照。三面蒙籠。以此燈光不漏外面。只見那胖和尚。抱住那婦人。東摸西摸。一手抄入婦人褲腰裏。把那婦人扭做沒骨蟲似的。摟在懷裏。一面喝酒。霍海看了一。把無明業火。直

透頂心。不由的大叫一聲。對準那房門。使勁只一脚。但聽得暴雷價響。登時那頭板門劈做三四塊。飛向房內。那和尚見了大驚。托地跳起。去枕邊掣出一柄霜鋒快劍。來戰霍海。那敵得霍海似風火般聲勢。不到三合。早被霍海奪過劍來。對胸一劍搠死。那婦人嚇得沒命地。只往床底下鑽。霍海也不管他。先把酒拿來。滿飲了十七八杯。把那鷄魚羊肉。扯來便吃。不消片刻。一口氣都吃光了。忽聽得扶梯上一片脚步聲。只見五六個和尚。提棒掣刀。殺將入來。霍海正是興起。提劍在手。橫衝直撞。早殺死兩個在地。餘者看不是頭路。死命掙扎。得逃走了。霍海思量。一時殺死三個和尚。明日如何出鎮去。一不做。二不休。且把這鳥寺。火化了罷。當下回至柴房間。一把火。把僧房大。

殿都延燒起來。登時火勢騰龍。烈焰衝天。照得鎮前鎮後如白晝。畢竟看白圭寺燒得如何。且聽二十四回分解。

林自建遇霍海。已出意外。而江面又遇博大福。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見當時中原板蕩。英雄失路。無在而不見。困頓顛倒。

寫白圭寺鎮上。淒涼寂寞。真如鬼宅。難得霍海一燒寺。則照同白晝。待至明日。又熱鬧逾於鬻市矣。英雄造時勢。亦猶是耳。

此回爲呂豪出世關鍵。爲歐陽玉就師作地。閱者不可相忘。勿爲作者所欺。致僅看其正面文字。

第二十四回

呂兀平結衆守深裊 羅二娘救孤走南昌

話說當夜霍海在周應鎮把火燒動白圭寺。一時鎮人聽得火驚。都自睡夢裏跳起。趕來撲救。誰知霍海做着三五處燒放。衆人多時撲救不滅。直燒到天明。連連撲滅。只剩得大殿一座。霍海早自閃出寺外。只在僻靜處看衆人救火。待至天明。便來市上。打算買些酒飯。吃了上路。正走之間。猛聽得背後有人叫聲。霍爺。霍海尋思。這里有誰人認得我。回頭看時。一個婦人正趕上來。霍海打量。亦是面熟。一時問再記不起。那婦人近來笑說道。霍爺。還記得浣花村羅二娘麼。霍

海猛可省悟。便拜道。三娘。不道却是你。做夢也想不到。怎時却來此間住了。羅三娘笑道。那裏便在此間住。也是路過。昨晚與你住一個所在。曾見你去僧房。上淨樓。殺和尚。放火。只怕你受驚。我不敢叫你。我便躡在你的後面。夜來早要與你說話。被衆人趕來救火。一陣紛亂。倒不見了你。只道你已走了。原來還在這裡。霍海道。却是難得。且問老太太好麼。羅三娘道。我們浣花村。兀自被北來羣賊放火行劫。我娘早便死了。霍海一驚道。如此三娘現投何處。羅三娘道。也只在江湖上廝混。前會子在常熟地面。過了魏大郎與米老兒。還有個姓傅的。我也問起你。聽得魏大郎說道。與你在揚州失散了。不想倒來這裡。霍海聽說。喜得蹠起身來道。三娘。你如何與他們相會來。俺們

且去吃些酒飯。好說話兒。二人經由市上走來。至市梢頭。方見得一家小飯店。正在門口生火。二人入來店堂坐下。霍海叫安排酒飯來吃。酒保道着實早哩。那裏這時便有酒飯。我們方纔生火咧。羅三娘道不忙。先叫取過面湯來洗了。再叫泡了一壺茶。霍海急急問道。三娘你且說。他們三個如何與你相過。羅三娘道。便爲我娘死了。我在江湖我尋仇人。這一日。打從太倉州過來。只見清兵一路搶劫鄉村。不由的氣憤起來。被我殺了一陣。一路追趕過去。不想劈面過着魏博。却是與米金炎博士澄做一處行來。我問他們去那里。他說道。將去杭州投奔劉向臣先生也。叫我同去。我那時正爲我娘遺骨帶在身上。却待安葬。那裏便去得。就此匆匆別散。霍海道。這般說時。俺便

去杭州尋他是了。羅三娘道：你聽我說。我的話來完哩。直到上月。我把我娘安葬完畢了。投到杭州。去茅家埠問劉先生住處。東找西尋。那里面有房屋。後來探聽得。劉先生因杭州落陷。將第廬焚毀。回紹興去了。我想到先生既回紹興。大郎與米老。不見得留在抗州。且是他們三人。切齒痛恨北賊。怎肯剃髮投順呢。定然住在北賊不到之處。因此我便由杭州來這里。一來避難。二來我娘被清兵所害。不殺得那清將。怎生甘心。以此混在江湖上。不知霍爺何由至此。霍海道。我自揚州殺得一場血腥。逃了出來。正沒投處。思量大郎。又不知在那里。於今想去福建尋他。羅三娘道。也說得是。只怕他也在福建。要麼便在江西。如今江西設立四方忠誠社。大明臣子。去那裏投奔的不

少聽說是閣部黃道周與兵部尙書楊延麟倆所爲。現在贛州招收豪傑。甚是熱鬧。霍海道。俺們便去那裏也好。正說間。酒保漸次端上肉菜酒飯。二人一面吃。一面仍在說話。霍海問道。昨晚你也住在白圭寺裏。却是不防。你是甚麼時候到這裏。羅三娘道。我還是昨日午。前到這周應嶺。聽說道。清兵已是殺將過來。早晚要到這裏。這裏有一位呂大少爺。單名一個鳴字。表字不平。綽號喚做天下曉。乃是嚴州金華一霸。住在金華山振衣岡上。聽得清兵將到。吩咐四處市鎮鄉村。齊心把守。早晚戒備。以此把酒飯客店都歇了。路上都有盤查。又走不得。以此投至白圭寺下宿。也看看這位呂大少爺如何擺布。霍海道。原來如此。怪的我昨晚到這裏。似陰司一般。都把門兒關得。

靜靜的。這位呂大少爺也作怪。却不教衆人併來防守。這般鬼蹩蹩地做甚麼。羅三娘道。我聽得說。前面便是深裊山。那座山是個險要。去處。呂大少爺糾集衆人。先教在那山守住了。這面水路上。也是派有壯丁把守。每個市鎮上。每家派一人出來。能多去的更好。都教在深裊山取齊。依次派遺各處。這鎮上。據說去的人多了。家中只剩了婦女。以比關門疊戶。早瞧得靜了。霍海道。倒是這位呂大少爺有主意。俺們且來看一看。助他一臂。羅三娘道。我也是這麼想。以此在白圭寺住了。霍海道。如今我們怎計較。却得那個去處歇宿。羅三娘道。却再理會。二人吃罷酒飯。付了店資。正待出店商量投棲。只見店門外一羣漢子圍住。內中兩個和尚。指着霍海道。這潑賊。你是放火的。

衆漢大叫一聲。挺着刀杖。撲入店來。直取霍海。霍海抓起一條板凳。在手。似大刀闊斧般輪將起來。抵敵衆漢。衆漢緊緊之逼將來。這小飯店內。斗大一間店堂。那裏施展得開。兩下戰了一會。早被衆漢逼住。羅三娘看得霍海困在壁隅。覷得親切。緊疊兩指。把前面兩個漢子。一拍一指。都點了穴。登時兩漢似木鷄一般。呆呆立住。看他還裝着那廝打模樣。却似土地麼。裏型的馬夫一般。再也動彈不得。衆漢見了。都吃了一驚。便轉過身來。敵羅三娘。羅三娘不慌不忙。看那漢撲上前時。虛閃一閃。飛起連環腿。早把兩個踢倒在地。衆漢喊一聲。都逃退了。羅三娘與霍海道。咱們快走。這裏惹了是非。住不得了。說着。仍把兩筒漢子點了回來。笑道。漢子。休要記恨。遠來出路不易。望哥

們照顧些個。兩個漢子飛紅了臉。抱頭鼠竄去了。羅三娘與霍海當卽出店。走向大路行來。不多時。只見前面塵頭起處。五六十個壯健漢子。似火一般奔來。後面一個少年。腰懸寶劍。騎一匹鐵青馬。潑風也似趕到。二人四望都是平野。那有逃處。不由連聲叫苦。却見那衆漢到得面前。忽地分作兩排。站在路旁。後面少年慌忙下馬。拱手與霍海道。壯士高姓大名。霍海道。小人姓霍名海。江湖上稱做震山倒霍。一龍的便是。那少年撲翻身拜道。小可呂鳴。久聞尊兄氣概。今日相遇。殊出意外。霍海連忙還拜道。我是個粗魯的人。阿哥何故如此厚禮。占鳴且不答話。回頭對羅三娘道。這位女英雄。不敢拜問姓氏。霍海道。這位羅三娘。便是老鏢師羅鐵腿諱做長庚的大小姐。呂鳴

施禮道。原來是南北聞名的羅家好拳技。且幸今日都相見。羅三娘忙着回禮。連說不敢。呂鳴又道。昔日李策與米小元夫婦來我家。說道霍兄好氣概。以此早早聞名。霍海聽說大笑道。怎麼他兩個也在這里。呂鳴道。早是走了。今日二位難得相過。且請劉山舍慢慢細談。二人大喜。呂鳴吩咐左右家丁。教點撥兩匹馬來。家丁便如飛馳往前山下牽馬去了。這里呂鳴與霍海羅三娘三人慢慢走來。一路說話。衆漢子在後跟着。霍海便把夜來殺寺焚寺的話。叙了一遍。呂鳴仰首大笑。與衆漢子道。你們可聽得了。衆漢都道該死。呂鳴道。小可久在此間。家住金華山上。振衣岡。現聽得北來羣賊。日日逼近。到處劫掠。小可練得一股民團。就在此深裊山下。意在扶助官軍。防守鄉

鎮抵敵北賊。多蒙近地村鎮伯叔兄弟推舉小可爲首主事。小可深恐奸黨混來敗壞。故叫各村鄉鎮酒飯客店盡行閉歇。不接行客。只在合力把守鄉井。今日清早。却聽得周應鎮人來報道。有個來路客人。放火燒了百圭寺。我只道是與和尚有仇。便來報復的。隨聽得又有人來道。那來路人坐在飯店不走。我便心疑。想這等時候。正在固結內部。如何可使生出事來。因此發下衆漢前來探看。誰知那衆漢不知高低。不問來由。衝撞二位。還望二位恕諒。暫在此處。點撥小可。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二人道。我等本無甚事。聽得路上紛紛說道。呂爺好忠勇。早是有心來投奔。今承如此管待。自當竭力効勞。呂鳴大喜。三人說話間。只見兩個家丁。各跨一騎。馳到。早在路邊下馬。伺

侯。三人過來。呂鳴讓二人上馬。自騎了鐵青馬。三人緊着一鞭。風馳一般。前後奔來。後面漢子大聲價喝彩。移時來到深裊山下。三人下馬。徒步上來。只見山前山後。盡是壯丁。按次列隊。正在操練。登到山頂看時。却是數十間新造草屋。都有人紮駐。三人來到中間草堂坐地。占鳴備說近來把守鄉鎮情形。及隣近山勢水程。也道詢二人來由。說些閒話。不覺日中。命安排酒席。與二人接風。午飯之後。呂鳴邀二人下山。跨馬至振衣岡。來自己家中。教妻子馮氏迎接羅三娘入內。叙話。自與霍海在廳堂說些拳棒武藝。羅三娘見過馮氏。端的是大家閨秀模樣。手中提抱一個孩子。乳名阿豪。年僅二齡。尚在懷抱。見了三娘。跳脚跳手。爬過身來。只要三娘抱。馮氏笑道。這小頑也作

怪誰也不要抱。整日價只扭着我。却與三娘有緣。便這般討喜。羅三娘抱過手。玩了一會。與馮氏說些話。卽在呂鳴家中住下。霍海與呂鳴仍回深裊。在山頂草屋內歇宿。與呂鳴幫同教練民團。如此過了三五日。忽聽得報道。清兵前鋒。只在三十里外紮下營寨。呂鳴據報。親自率了壯勇。奔馳四鄉。按次派發民團。保守村莊。但凡清兵重處。采機拆毀橋梁。偷放毒藥。趁勢放火。清兵不知不覺死了人馬無數。次日。清兵一發逼近。宮軍連戰敗退。呂鳴登深裊山望時。只見平野田疇。那辮子羣賊。似螞蟻般聚着。早在山下各村鎮。紛紛擄掠姦淫起來。占鳴霍海見了。目中出火。暴叫一聲。奔下山來。跨馬綽劍。殺向村鎮。但兒清兵却掠便迎頭痛擊。殺他斷股截體。血濺街市。方回如

此不止一日。各處民團。見二人親自出馬。一發奮勇。這日午後二人正飛驟殺賊之時。忽見滴溜溜一支响箭飛來。正中呂鳴太陽穴。當卽翻落馬下。霍海急忙抱住呂鳴。撥馬回山。放下看時。早是氣絕。霍海大慟。急急返身走金華山來。正待上山。只聽得後面殺聲四起。大隊清兵追到。原來清兵痛恨二人已極。連日記仇。不肯放過。霍海眼見清兵追到。慌忙下馬。背了呂鳴尸身。拚命跑上振衣岡來。後面清兵接脚追上。堪堪霍海到得山上屋內。把呂鳴尸身放下。清兵已四面裏來。羅三娘出來一看。不覺大驚。慌忙入內。護街馮氏。誰知馮氏聞訊。早暈厥在地。孩子阿豪抱在姪孃手中。呱呱大哭。羅三娘扶起馮氏。却待喚他甦醒。只聽得一片殺聲。四下里滾來。早見兇狼狼地。

十萬個清兵。闖將入來。粉粉來揪馮氏與三娘。羅三娘大怒。猛飛起一腿。踢翻一個。奪下刀來。連殺了三個。劈清兵怒極。劈頭把馮氏一刀殺死了。搶過來奪姪。姪早嚇倒在地。羅三娘不敢延緩。去姪。姪手中奪過阿豪。緊緊抱住。且殺且去。只見滿山都是清兵。羅三娘來門外。慌忙脫下一件布衫。把阿豪縛在背上。拚命晨出一條血路。逃至山下。看時。山頂上滿處濃烟。那清兵已是把呂鳴全宅。放火燒了。羅三娘到得山下。不敢延留。便一直走向西來。至村鎮上。田戶人家。告明來意。住了一夜。四處找尋霍海。只是不見。羅三娘尋思。眼見得這一路清兵。攻打福建去了。路上如何可行。於今只得投往江西。且去那裏再計較。羅三娘想定。次日。負了孩子阿豪。急急上路。這孩

子倒也作乖。一路上跟着羅三娘吃些米粉麥糊。也就不哭。羅三娘看了他。却時時流淚。娘兒兩個。逃出命來。身上那裏有錢。只得沿路討飯。夜來投破廟荒庵下宿。一路風霜困苦。自不消說。走了兩個多月。來到南昌地面。那知清兵已闖入江西。這日正清晨上路。走向城來。只對見面來了一輛騾車。車中坐着一個書生。方巾青衫。生得十分清秀。正走之間。忽見斜刺裏一羣清兵。喝住騾車。猛把書生拖下地來。羅三娘詫異道。這時勢。真是黑天黑地。我不救他。更待何時。欲知羅三娘救得那書生也。且聽二十五回分解。

浣花村叙羅娘與霍海飄博成一景象。深裊山叙羅三娘與呂鳴霍海。又一景象。試將兩回書置一處閱之。羅三娘猛是羅三

娘也。霍海猛是霍海也。而文情乃大變。

叙呂鳴出世。早已有不共戴天之仇。故其後之習藝也。爲非人所及。下文轉入歐陽玉一轉。故使其相犯。而一則實寫。一則虛寫。

霍海負呂鳴之尸以歸山。三娘挾呂鳴之子以成藝。呂鳴雖死。可以無恨。

第二十五回

岫巖峯處士留女俠 象山港海販擒壯夫

話說羅三娘背負呂家孩子阿豪。行乞至南昌地面。忽見清兵拖下那驟車內書生。心中氣憤。便趕過來。叫道。漢子們。何故拉下這先生。那清兵看得羅三娘是個叫化婆子。背着小化子。有誰理他。喝道。噠還不死開。便提起刀背打過來。羅三娘退後一步。側身緊前兩步。看那拉住書生爲首的兩個清兵。好兇狠。便疊起兩指。拍拍兩聲。都與他點了昏眩穴。兩個清兵。登時昏沉沉不省人事。立着不動。後面清兵見了大怒。一聲吆喝。刀鎗亂下。羅三娘一蹲身。使個滿天星。迴身

一兜把那清兵長槍都兜在肋肢下。一拖一送。盡有仰天一交。跌倒在地。側面清兵挺着快刀。似猛虎般撲來。羅三娘閃避一邊。使個連環腿。正着兩個手腕。只見滴鈴鈴一聲。兩把刀飛去丈外。落在田野泥土中。插入半尺來深。清兵看了。知道不是對手。一聲胡哨。四處逃散了。羅三娘回頭。見那兩個清兵被點了穴道的。站在路邊。滿臉橫肉。如兇神一般。羅三娘恨毒切齒。便有意要結果他。先把他點回來。只見兩個清兵懶懶地走了數步。羅三娘踏上。重換了一個耳根重穴點上。這可是致命的穴道。眼看他走動。其實不消半個時辰。便沒救了。羅三娘見衆兵既去。方纔快心。回頭看書生時。早下拜在地。說道。大娘不是凡人。請留姓氏。羅三娘連忙還禮不迭。那書生起來。道。

詢羅三娘來由。二人通了姓名。方知那書生姓王。名夫。之字。而農。衡陽人氏。是個舉人出身。自崇禎帝殉國以後。他便深居簡出。閉戶著書。早不問世。只因閣都黃道周。奉唐王之命。在江西招納賢才。整頓兵馬。一時舊臣遺士。素知黃石齋人品學問。前來投効的甚多。王而農與黃石齋亦素相契。雖則文人著書立說。消磨歲月。却是悲痛時勢。撫念民生。比他人更加百倍。聽說黃石齋親自來江西招兵督師。王而農自是心慰。以此也來江西參贊一切。不料黃石齋新招之兵。未經陣仗。與清兵一接。大敗下來。當時黃石齋曾進兵婺源。兩下一戰。全軍覆沒。黃閣部儘被清軍擄去。豫親王多鐸深慕黃石齋盛名。特教洪承疇前來勸降。那裏能夠。黃道周到底冠冕就義。因此清軍

闖入江西。如洪水猛獸。到處殺戮。姦淫劫掠。也說不盡言。王而農爲此住不了南昌。急急起程回本鄉。誰知中途撞着清兵。看他是明朝書生打扮。立卽攔劫車輛。硬把拖下。也是王而農命不該絕。巧遇這羅三娘。當時王而農感激羅三娘拯救之恩。看他恁地能耐。深爲奇怪。心內嘆道。如此巾幗英雄。飄零至此。天下那得不大亂呢。便邀羅三娘同去衡陽。說道。今惟有湖南。尙是本朝土地。東南東北。盡入胡虜版圖。待走那裏去。羅三娘看他一片心誠。也就應允。當下二人同上驛車。取路投前行來。約走了三五里光景。趕車的道相公。前面便是鷄報嶺。俺車子停也不停。王而農道。自然要停。我着實有事哩。移時。驛車來至嶺下。只見靠山一帶村莊。約有百多戶人家。半是泥牆。

草屋。車至村口。停下。王而農下車來。與羅三娘道。這里我寄有一個女孩。是我朋友的女兒。現在鄉村人家居住。我須挈他往衡陽。我們同去。走一遭如何。羅三娘道。最好。背着阿豪也下車來。限隨王而農。走入村中。轉了兩個灣。問張銀德家在那裏。正到一家門口。早見一個老兒跑過來。叫聲王老爺。恭恭敬敬迎接王而農入內。說道。小人謹候多日。王而農道。我今日險些兒性命丟了。虧得這位女英雄相救。說道。手指羅三娘。那老兒忙請羅三娘坐下。不待問話。入內說道。二小姐。王老爺來了。只見一個女孩兒。不過五六歲年紀。生得清雅秀麗。一看便知是大家姐兒。出來見王而農。叫聲伯伯。嗚嗚地便哭了。王而農一面撫慰他。一面叫老兒道。我便帶他走了。車在村口。老

兒道。小人伏伺老爺去。王而農道。你不必去了。路上難行。回來不易。老兒聽說。應聲是。便去裏面。取出一個小包裹。抱了那女孩。與王而農。羅三娘。一同出村莊來。至村口。送上車。老兒揮淚拜別自回。王而農。挈帶女孩。與羅三娘。一路投衡陽而行。於路。羅三娘問道。這位小姐。且是相公何人。王而農嘆道。說起他家。慘禍非常。一言難盡。原來這女孩。雙姓歐陽。名喚玉兒。父親歐陽時傑。也是舉人出身。歷任知縣。原籍湖南永州人氏。向在江西遊宦。流寓南昌。夫人趙氏。生下一子兩女。子名炳釗。大女琳姐。都已成長。次女便是玉兒。年方五齡。當日皇帝殉國。清兵入關。消息傳到南昌。歐陽時傑。便與親友故舊說。道。今上殉國。天下無主。北狄闖入中原。生復何益。一息尙存。必殺此

賊。隨卽打疊行裝。歷走江南。邀集志士。以死自誓。那時正馬阮當權。正人屏棄。便死也沒死處。歐陽時傑白白費了心機。只時仍回南昌。夫人趙氏勸道。世亂武夫握權。你是個文人。便掙扎煞何用。且待時機。盡忠報國未遲。歐陽時傑那裏捺得下這一腔孤憤。便四處奔波。痛切呼號。畢竟此間懶男女多。能有幾個頭腦清楚。血肉壯健的。不但沒人作成他。背後且恥笑道。此等時勢。這般空着力做甚麼。便有幾個來附和的。也只是口裏說忠君報國。肚裏兀自有計算。一日遇了真有事時。却早閃開了。以此歐陽時傑聲嘶力竭。得不到多人相助。後來南京破陷。唐王擁立福州。閣部黃道周督師江西。歐陽時傑子身去贛州。投謁楊廷麟。商議設立忠誠社。招納賢俊。一時鬧得頗

有聲勢。衆人眼目也都有些轉過來。歐陽時傑回至南昌。一發最衆共義。儘齊了二千多人。那知黃道周在婺源大敗下來。當下被擄。全軍瓦解。清兵長驅直入。攻陷南昌。歐陽時傑率衆巡城。死於砲火。清兵闖入南昌城。挨家逐戶。慘殺淫劫。早來到歐陽時傑家中。瞥見琳姐。生得十分姿色。一似惡獸爭食。不由的紛紛輪姦。頃刻姦死。夫人趙氏。眼見淫毒。投井自盡。大少爺歐陽炳釗。挺身拔劍。殺了兩個清兵。當被搨死。破肚抽腸。示衆。這時歐陽府中。有個老僕。名喚張銀德。卽是鷄報嶺下那老兒。眼看主人一家盡死。只留得小女玉兒。便死命奪得玉兒。逃出血海來。東闖西撞。走向街頭。思量出城。這時滿街都是清兵。那裏還有走處。沒奈何只在亂塚叢中。過了一日一夜。堪

堪出來。過了王而農亦正逃避無處。兩下一看。却都有些認識。原來王而農與歐陽時傑係同鄉世誼。亦曾在歐陽家中。過從數次。認得張銀德是歐陽老僕。問起情由。看那玉兒孤苦模樣。不由的故人情深。流下淚來。當時張銀德告說。家在城外鷄報嶺下小村住。只得且帶二小姐。去小人家中暫歇。王而農道。很好。你便帶去稍住幾日。我待得道路平靜。也要回衡州。那時我挈帶地上我家去說罷。匆匆作別。張銀德便提抱玉兒。乘機逃出城來。一徑回家。留玉兒在自家住下。王而農擱在心裏。這日起程。早吩咐下驟車。須走鷄報嶺停歇。取了玉兒。因此與羅三娘來張銀德家。挈帶玉兒上車起程。當下羅三娘問詢這女孩來歷。王而農便把他家遭的慘禍。說了一遍。羅三娘

嘆道。世間多是這等事。相公。你道這孩子是我的麼。說着。手指阿豪道。也是一個苦命的。便將呂鳴全家殉難原由。也說了一遍。王而農聽說。不勝嘆服。羅三娘道。不瞞相公說。我是北方鏢師羅長庚的女兒。生小學得些武藝。長在江湖上。於今無邊無靠。心只想撫養這副子長大。教成了技藝。與他父母報仇。也盡我一般心願。王而農道。如此最好。我那故鄉。山川挺秀。兵災不及。且到那處住下。慢慢造就這孩子。我這玉兒。也交了與你。一般與他學就武藝。不知三娘意下如何。羅三娘道。不是相公這般說時。我也心願與這個小姐理值。王而農聽了大喜。當日車行至市鎮過宿。王而農便與羅三娘買了幾件衣服。換了。叫玉兒寄拜母親。次日謁車起行。玉兒阿豪。都由羅三娘

照料。王而農在路。倒省了不少事務。不到一日。來到衡州。王而農回至故里。接引羅三娘娘兒三個。都來家中。與家人相見。告明來由。羅三娘便問衡山上。可有現成房屋。最好是幽靜去處。免得有人煩擾。王而農道。這個容易。當日陪羅三娘去衡山遊了一周。卽在衡山响巉峯下。禹王殿後。山腰裏。築了三間茅屋。羅三娘挈帶玉兒阿豪。便去茅屋居住。王而農僱了一個婆子。與他使用。羅三娘道。日度三殮。更無甚事。要他何來。回絕婆子不用。只在此山教養小男女兩個。王而農每月親自訪問一次。按時使送柴米。自在家下閉戶著書。從此不復遠出。後來清兵攻下湖南。王而農竄身搖峒。越發影形不見。最後歸至衡陽石船山居住。一時文人都稱做船山先生。著書三百二

十四卷。成爲明清間大儒。此是後話。一言表過。不提。却說霍海。自在深裊上。被清兵追迫。負尸逃到振衣崗。呂鳴家中。方將呂鳴尸身放下。早見清兵。已是殺到。霍海急轉身。去右廊槍架上。拔了一把大刀。猛吼一聲。望着清兵。橫空亂殺。斬頭如菜。登時殺了十七八人。那禁得後面清兵。似潮水般滾來。霍海看得支持不住。只得返身走後門。但見後山滿處清兵。蜂擁而上。來勢兇猛。霍海打從斜刺裏殺出。直竄到山下。看得山上。早是火起。霍海不敢延緩。急急行來。至村鎮中。喘息方定。道訊路上。說道清兵前鋒。已打到衢州去了。霍海思量。若是衢州破時。這一路兵。必然由仙霞關。攻打福建。我今如何去得。便回身來尋羅三娘。亂雜雜地。那裏尋得到。霍海思量多時。猛可省悟。

道。旱地金龍花老七在海口。他那船徑走廈門。何不去海口尋他。倒是稱便。當下想定。便不猶豫。立即轉身向東行來。道聽路人說道。此去海口。少不得往象山港。那里飄海最便。霍海依言。取路由天姥山向象山來。不則一日。來到象山港。當時已晚。就港邊村上投店下宿。叫店小二安排酒飯來吃。店小二應聲自去。半日不見端來。霍海連叫數次不應。但聽得外面人聲哄動。猜拳喝酒。鬧得正響。霍海出門來看時。只見廊下放一張圓桌。七八個漢子圍坐一處。正在大吃大喝。那店小二却站在旁邊斟酒。霍海喝一聲小二。罵道。你這廝叫你安排酒飯。多少時來也不一來。難道老爺偏白吃你的。店小二道。客官。你也忒性急了。我只是一個人。又不是三頭六臂。這裏又要斟酒。

却走不開。霍海道。潑賊。我這般叫你不應。却在這裡廝混。倒說走不開。快快將我的酒飯來。休使老爺性發。店小二應道。就來了。口裏念道。量你只是個客人。我們伏伺你。也要我們情願。這般開口閉口便罵人。却不是倒來尋事。霍海喝道。你說甚麼。休道我罵你。便打你這狗賊的。有甚麼。店小二道。你打霍海道。恐怕老爺不。打你。店小二趕過來道。儘你打。霍海肚餓性躁。看了又氣。喝一聲潑賊。老爺不。打你。不是漢子。趁勢一巴掌。打得小二天昏地黑。跌腳踏地。哭將起來。廊下吃酒的漢子們。看了怒道。你這個烏漢。到來這裡撒野。敢是欺他。沒本事。倒打他。俺們不信。却來試一試。霍海罵道。管得你們屁事。老爺倒怕你這些潑賊不成。休教老爺性發。便打得你個個都變灰。衆

漢聽了大怒。一齊立起身。發聲喊。趕過來揪霍海。霍海踏緊幾步。使個門戶。兜擊衆漢。兩方在廊下廝打起來。霍海看看敵不過。猛一拳。打開一個。奪出路便逃。一直逃出店外。衆漢都追將來。霍海方逃到僻路上。劈面見兩人行來。問道。甚麼。後面衆漢告道。這賊不是好人。快與我們攔一攔。二人聽說。對頭攔住霍海。後面衆漢一脚追上。前攻。後打。登時把霍海擒住。原來這夥漢子。都是沿海做行販的。名做海販。人數最多。結聚一氣。前面二人。本是同黨。自然相助。當下衆海販。把霍海擒來。仍回客店。向店小二取過繩索。縛了一個五花大綁。扣得緊緊地。結在廊柱上。一面衆人仍自吃酒。商議道。這廝一臉兒兇險。說不得。還是走道路的。俺們吃罷酒。且把他送南海去。見海龍。

王。霍海聽了。只叫的苦。想道。今番俺的性命休也。畢竟看衆海販如何發付霍海。且聽二十六回分解。

以王處士作引。使羅三娘歸隱得所。而歐陽玉呂豪。皆得靜心習藝。直乃名山名士名武師。共爲一傳。

中間帶叙黃道周楊廷麟一流人。皆由王船山而來。由王船山叙到歐陽時傑。遂覺文情絲扣。不然羅三娘一鑣女耳。何由得而知之耶。故爲文要中情理。理好文好。方成好文理。

霍海於清兵衡山之時。去右廊鎗架上提大刀。此鎗架前由李策眼中看出。今始一映。此等文字。若粗讀之。豈不辜負作者。

